

# 王清穆『農隱廬日記』(8)

王清穆研究会編注

## 解説

本号では「乙丑正月至四月」(1925年1月24日～5月5日)・「乙丑閏四月至八月」(5月22日～10月17日)の部分に掲載する。四月十四～二十九日は空白になっており、「和平統一会江蘇分会公電」の題の新聞切り抜きが添付されていた。この記事については二月初三日に言及がある。

この時期の日記にまず見えるのは、引き続き齊燮元ら軍人に対する批判である(正月初六・十一日)。君臣や服従といった徳目の欠如が民国の政治的混乱の原因だという持論も見える(閏四月初二日、五月二十八日)。

江浙戦争後も、略奪による損害や、駐留軍の食糧負担といった問題に対処するため、軍隊の省軍への改編と自衛、国税と地方税の画分、各県公団の推挙した議員による新議会の組織などを提案し、董康(綬金)や孟森(純孫)らに同意を求めている(正月十三・二十・二十二日、二月十七日、三月初七日)。蘇皖宣撫使・江蘇軍務督辦の盧永祥には期待をかけており、馮煦(夢華)、董康らとともに、督軍と軍区の撤廃という主張に賛同する公電を発している(二月初八・初九・十一・十二日)。一方で唐文治(蔚芝)は浙江側の主張への反発を表明している(十九日)。江浙戦争後の鉄道の混乱などにも言及がある。

盧永祥が善後会議の開催を發起し、王清穆にも委員就任の要請が来ると、これに応じて南京を訪れ、実際に会議に出席している(三月初四・初六・十八日、四月初九日、閏四月初五日)。その際に江蘇に駐留する軍隊を水利に動員することを提案し、盧永祥にも直接請願している(三月二十～二十三日)。

崇明県に関しては、保坍（長江からの浸食を防ぐ）事業の話題が現れている（二月二十二・二十七日，三月初三日）。また，第十師範の崇明への建設について，省の教育行政委員会との交渉を求められたという記述も見える（閏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五月初二・初七日）。

太湖の水利に関しては，太湖水利工程局が実質的な活動を停止しているため，イギリスの義和団賠償金を流用することを提案し，北方の王紹鼈（恪成）や金城（鞏伯）に外交部への打診を依頼するなど（閏四月二十・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一日，八月十八日），経費の工面を試みている他は，もっぱら古書から水利の方法を検討している記述が多い。また，これらを元に自ら多数の文章をまとめており，多くは後に『農隱廬文鈔』に収録されている。

以上の他には，暦法や度量衡に関する提案や（正月初一日，三月初九日），同年3月に死亡した孫文に対する批判を馬相伯から聞いたといった記述（閏四月初六日）がやや興味深い。五三〇事件についても情報は得ているが（閏四月初十・十二・十七日），この時の関心が禁煙問題にあったためか（閏四月初三・初五日），英日と断交するのであればまずアヘンを絶たね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感想を残している（五月十五日）。

王清穆は10月に南京で鄭謙（鳴之）省長に面会した後（八月二十一日），数年ぶりに北方を訪れ，北京で同郷者たちの歓迎を受けている（二十四日）。目的は政府への請願だが，この機会にさらに張家口（二十八日）を経て大同に足を延ばしている（二十九日）。視察の内容については，以後の日記に記載がある。（小野寺史郎）

#### 凡例

- ・原史料では正字と略字が混在しているが，活字化に当たり原則として常用漢字に統一した。
- ・句読点は全て活字化に際して付したもので，原史料には存在しない。書名の『』，文章名の「」も同じ。ただ（）記号は原史料の文中にもともと存在するので，そのまま写した。
- ・原史料にある訂正，加筆，割注，欄外の注記などは【】で示した。
- ・原史料にある削除跡は＝で示した。
- ・前号までの掲載分に既出の項目に関しては，注記を省略した。

第 39 号掲載分の訂正

・ 67 頁 (癸亥六月二十日) × 郭岷瀾 ○ 郭浪瀾

第 40 号掲載分の訂正

・ 105 頁 (甲子六月十八日) × 華嵒珊 ○ 華藝珊

農隱廬日記 乙丑正月至四月

【乙丑】正月初一日戊申陰 四十一至四十三度

晨起，拜 祖先。改革以来，政府習用西歷，而民間未嘗遵行，以西歷不適用於中国也。用西歷而仍分一月至十二月，此月字即講不通。陰歷合朔望弦晦，而成一月。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所以調劑歲時之餘數而置閏，亦猶是月也。陽歷有閏日而無閏月。不応以月称。中国而欲廢閏月改陽歷，自有適宜之法。莫如按四時二十四節，以孟仲季分之。每年以立春為歲首，合雨水為孟春，驚蟄春分為仲春，清明穀雨為季春，立夏小滿為孟夏，芒種夏至為仲夏，小暑大暑為季夏，立秋処暑為孟秋，白露秋分為仲秋，寒露霜降為季秋，立冬小雪為孟冬，大雪冬至為仲冬，小寒大寒為季冬。四時皆以孟仲季称，而不加月字。於中国風俗習慣，最為適宜。同一廢閏改歷，孰為適用，孰為不適用，国人當知所審択矣。

正月初二日己酉晴 三十九至四十二度

派倪佩昌僱帆船赴滬問内子所在，並訪時局消息。

正月初三日庚戌晴 四十至四十三度

復楊冕英訊。冕英為平三明府之孫，少年好學，任郵局練習生，前來書，以作文写字法見詢。余念包慎伯『藝舟双楫』中「論文」「論書」俱有特識，因勸其閱『安吳四種』<sup>1)</sup>，必有所得也。

正月初四日辛亥陰 四十三四度

包慎伯記，和州張童子，年未弱冠，讀書聰慧，解經尤有特識。如云，『論語』君子不重章<sup>2)</sup>，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為為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謂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固威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

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註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尚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為主，然必求勝己者為補佐，友不如己，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為學挾，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sup>3)</sup>，此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sup>4)</sup>，當斷句，其德連下文為句，既叶韻，又與全經筆法相稱。若如今說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已。又言鄉黨<sup>5)</sup>一篇，記孔子者少，記君子學孔子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則言不，言必。童子所說，無不精當，包慎伯極歎服，童子與慎伯，生同年同月日而稚四時，次年殤於痘。慎伯歎為古經生之謫降，而曇花一現者<sup>6)</sup>，其信然歟。

正月初五日壬子陰微晴 四十三四度

倪佩昌自滬回，言朝陽船昨在楊樹浦寄碇，未泊大達碼頭，是以內人尚在滬候船云。報載，張宗昌<sup>7)</sup>軍已過常州，齊軍節節敗退，沿途劫掠，日下形勢，蘇州頗喫緊。

正月初六日癸丑小雨陰 四十二度

寫趙竹君訊。竹君聞人言齊燮元對於蘇人深恨者三人，費仲深，曾孟樸與余，尚有不利之言，屬為留意，因答書致感謝之忱。余與齊甚疏，然其見恨亦有因。前三年齊有父之喪，余親往吊之，並贈輓聯，中有兩句，云，正盼囊弓南服，早成婦馬放牛之續。此寓規於頌，純屬美意，旋見尋常皆有謝函，而余獨無，知其恨矣。去夏，召集財政會議，余著「理財忠言」<sup>8)</sup>，諷其大減軍費，齊竟不出席，余亦未與謀面，知其恨矣。松滬之戰，甘為戎首，迫盧何出走，人多諛頌之，余獨責其償兵災，此其為恨，蓋最深矣。雖然余豈願多言哉。聊抒不平之氣，為父老爭人格，撐門面云爾。齊之禍蘇，實我蘇人養成之，於彼乎何尤。

正月初七日甲寅晴半陰大風 三十八度

寫程雲岑訊。報載，齊燮元逃往日本。齊軍自無錫敗後，專事搶掠，不復成軍。張軍追躡迅捷，已過蘇州東下。故蘇州得保安全，亦云幸矣。

正月初八日乙卯陰 三十五至三十七度

內人自滬上歸。內姊暨內姪女，外甥女，外甥孫四人同來，就西廂南房下榻焉。余客臘回家，本擬留住五天，未帶需用衣服，至【此】由內子携回一箱。

【陽歷二月一日】正月初九日丙辰陰微晴 三十五度至三十七度

寫子嘉會辦訊。子嘉以局費支絀，擬酌量裁員。余謂，應邀集參贊秘書科長等，公開會議決之，無取一二人之獨斷也。

正月初十日丁巳晴半陰 三十六至四十度

洪子旂來。余導至先塋，周遭相度一番。渠謂東墳溝通洪潭處宜堵塞。本年寒食清明兩日可以動工修築。接無錫唐宅訃告，悉若欽譜伯於客臘二十四日去世。是日齊軍從丹陽敗退，在錫境劫掠之第一日也。

正月十一日戊午晴半陰 三十八至四十二度

報載，江陰無錫兵禍最烈。齊軍失江陰砲台，遁入城中，與奉軍相持七日，故城中損失甚鉅。無錫城中無恙，而城外焚燒劫掠，商業精華盡失。齊氏軍隊，素無訓練，此次兩度作戰，縱兵蹂躪地方，幾徧江南各屬。若斯人者，罪不容誅矣。

【立春】正月十二日己未陰雨 四十至四十四度

禮齋父子來。留午膳後，即往東鄉第二保嬰局。余託調元查核建築等項支款，以便刊徵信錄。

正月十三日庚申雨 四十三至四十五度

董綬金，孟蕤孫<sup>9)</sup>有裁兵不如改編省兵，自治不如先予自衛說，並聲明裁兵自治之先，以此為過渡辦法。余謂，是即軍事善後之一種。就蘇言，蘇亦應組織會議決之，欲改編省軍，必先劃分國稅地方稅，究竟地方稅總額若干，除各項省政開支外，備充省軍餉項為數若干，此數解決，然後能定改編軍額。惟江蘇財政，國庫省庫，積虧甚鉅。挖肉補瘡，彫敝已極。善後政策，果能守量入為出之常經，庶幾有整理休養之辦法。今言裁蘇，莫急於自衛是已，而自衛之成立，係乎議會。故當以議會為綱，而其目則分

為三。(一)劃分國稅地方稅。(二)地方稅用途之支配法。(三)改編省軍經費之預算。至所謂議會者，將仍迭受齊氏摧殘，業已滿期之省議會乎，抑另組一議會乎。愚謂，莫善於另組。由各縣公團，推一素有信望，能盡義務之人，全省推出六十議員，被推者非實有事故，不許辭。如此則開會可以節費，議事簡單，無延期停頓之弊。在省自治法未定以前，此亦一過渡辦法也。因繕函託趙竹老轉致董孟兩公商之。

正月十四日辛酉小雨陰 四十二至四十四度

昨日致董孟函稿，油印多分，寄北京程雲岑，徐燕庭，胡君黻，南京張滌珊，楊覲侯及蘇錫滬杭各報館。

正月十五日壬戌晴 四十至四十八度

札齋父子從保嬰局來，交閱保字收捐簿，及甲子年收支帳略。午後，余赴堡。申初，上朝陽。酉初，至城宅。舟中熱度甚高，與居家不同。

正月十六日癸亥晴 三十九至四十二度

巳刻，客多。午刻，詣西宅二房伯母靈前行禮，隨在供桌左首，點主立而不坐。蓋幼輩為尊長成主，不能用尋常儀式也。

正月十七日甲子陰微晴 四十至四十三度

外沙久隆鎮施少巖姻兄八十一歲，有公函，申約以祝儀助地方公益。余委託孫友琳代表前往致祝，並贈公益捐貳拾元。

正月十八日乙丑晴 三十九至四十二度

陸龔外甥女自【排】衙鎮來，言其婿陳國祥【強】有志上進，請為援引。余謂，陳氏家計饒裕，國祥【強】年甫弱冠，欲凶自立，仍須求學，不必汲汲於功名也。

正月十九日丙寅晴半陰 三十九度至四十三度

金溥如，黃伯鈞，馮耀香來。三君為彤雲軒濟生分會主任，去秋籌辦第一救濟所，募集捐款，除振粥施衣等項開支外，尚有餘款五百元。余因請統助兵災散振之需，三君皆許可。

正月二十日丁卯小雨陰 四十二三度

接孟蕓孫訊，言号召六十県之集会，淮徐海等属，被兵情形不同，且竄遠，難於邀集。若由江南受災各属先成集会，有必須合省共同之处，再由各属代表号召，似發起人較易從事，乘此大乱稍定，能於自衛一層得有進步，根本須發生於會議，祈即來滬，共定辦法。余答以江南兵禍，痛苦已極，江北匪患，窮年累月，迄無已時，痛苦亦豈少哉。故為自衛計，江南北皆属必要。至省議會之不堪用，約有数端。(一) 人数太多，不易成会。(二) 自始即受齐氏摧毀，造成党派。(三) 需費過鉅，難得省政府之許可。(四) 業已滿期，不如另組。惟另組之議會，曾任省議員者，儘可入選，其充任財政審查員者，尤為合格，以其熟悉也。全省六十議員，得過半数，即可開議，其成績或較勝於人多也。請先与綬金，仲仁商之，稍緩當過滬晤教。

正月二十一日戊辰晴半陰 四十二至四十八度

卯刻，起身。辰初，上朝陽船。巳初，抵堡口。午初，返農隱廬。式軒先生昨日到，擬称崑山火車，時刻無定，行旅不便，故從七浦僱船來堡口。

正月二十二日己巳晴 四十一至四十五度

設席宴塾師，並邀楊乃治医生，施典樂，龔郇膏与韶九父子作陪。写彭子嘉訊，告以兵災善後，莫急於力謀自衛，須另組議會，以促成之。

正月二十三日庚午陰小雨 四十三至六十八度

辰刻，赴堡口。途中有小雨。巳初，雨止，乘小駁船，上朝陽輪。午初三刻，抵滬，寓東方旅社廿八号。

正月二十四日辛未陰小雨 五十九至六十八度

房中有熱水管，故温度較高，与尋常不同。午後，訪趙竹老，談兩時許。旋訪綬金，蕓孫，均未值。

正月二十五日壬申陰 五十五至六十六度

巳刻，蕓孫來，旋又約綬金來。余邀至會賓樓午膳，龔踰鈞亦在座。專人請張仲仁，悉已乘長江輪赴寧，列席參議厅云。酉刻，応秀齋倚虹樓之約，蔡翔如争作東道主，遂為合局。

正月二十六日癸酉雨雪 五十一至六十六度

訪孫詢芻，董綬金。詢芻寓北浙江路承啓里一〇一九號。綬金寓北西藏路永和里第一家。旋至北成都路廣仁里訪馮夢老，繳經募兵災振款六百元。鄒駕白來，言徐南墅任蘇美業庁長，日內出京，將往寧照料。余因繕函致蘭墅，為張南榮【農】，吳師白【工】，任公邁【商】介紹，堪勝專門職務以外，又另薦數人也。

【雨水】正月二十七日甲戌陰 五十六至六十七度

勳閣，芝符先後來。蓋客臘皆為避兵至滬，滯留至今。午後，寫子嘉會辦訊。

正月二十八日乙亥陰 五十四至六十六度

午刻，赴詢芻一枝香之約。見其兩世兄皆成立，英秀能任事，可敬也。未正，馮夢老來。今年八十有三，毅然任兵災振務，孜孜不倦，宜邦人之奉為泰斗焉。

正月二十九日丙子陰微晴 五十六至六十七度

巳刻，秀齋約赴西南區通如崇海會館。蓋四邑旅滬同鄉會，上年集資建築者。觀覽一周，即赴稚卿午膳之約。稚卿新購住宅，在上海臬公署前街，屋宇不大，而陳設頗精美。吾鄉商界中，可謂能自振拔者矣。

正月三十日丁丑晴 五十五至六十七度

訪洞庭東山朱獻淮，談清理湖田事。又訪拙存。其嘉興眷屬，咸避兵來滬，書室亦為牀榻所占。午刻，赴戴勤生功德林素餐之約。用西式分食法，菜味亦頗適口。戌刻，地山來，談三刻。為苧蘭墅之招，擬明日赴寧云。

二月初一日戊寅晴半陰 五十一至六十六度

朱獻淮來，贈余圍巾一條，晶料鈕子廿四粒，皆醒心工業社所製。朱君提倡國貨，具有深心。午刻，余借座一品香請客。戴勤生，孫詢芻，畢勳閣，潘子義，龐芝符，蔡翔如，黃秀齋，黃稚卿，沈雲屏，郭岷瀾均到。未正，散。戌刻，赴項惠卿<sup>10)</sup>嶺南樓之約，李頌虞亦在座。余謂，兵燹之後，建築需要磚瓦甚多，劉河，七浦兩岸，堆積泥土，綿亘如岡阜。宜就該兩



處設窯，製造磚瓦，既足供本地之用，亦可運銷淞滬等埠。此係工商事業，所賴地方士紳為之提倡。惠卿，頌虞皆以為然，并願商之同鄉，集資試辦。亥刻，新委崇明縣知事葛硯修<sup>11)</sup>來【士傑，皖涇縣人】，謂擬初三過崇，初五接事云。

二月初二日己卯陰 五十四至六十六度

通如崇海旅滬同鄉會客冬常會，選余為正會長，月前曾去函辭謝，茲職員會又推彭壽昌【瑩州】，王啓黃【開疆】，黃秀齋【裳】，劉屏孫【維藩】四代表來敦勸。余謂，張退老為正會長數年，此次被選次多數，余既聲明不就，宜請退老連任，以資熟手，並作函致同鄉會，俾便拋以轉達南通云。

二月初三日庚辰陰半晴 五十四至六十七度

報載，和平統一會江蘇分會通電反對韓省長召集省議會臨時會。大致謂，蘇省議會任期已滿，而國會議決延期案，又因賄選討曹而失效，則三屆任滿之省議會，當然無效。蘇省當兵燹之餘，民政財政，紊亂已極。若再以失效之省議員，擾亂其中，不特無裨政治，正恐益滋糾紛等語。持論甚正，不識政府能採納否也。酉刻，応伯雨，仲仁，陶遺<sup>12)</sup>一枝香之約。

二月初四日辛巳晴半陰 五十八至六十七度

滌珊來，報告謁見盧宣撫使問答情形。滌珊任省議員，歷十餘年，守正不阿，操履篤實。今吾蘇縣知事，參用本省人，如滌珊為百里之長，必能造福地方。因作書請韓省長，酌予任用。戌刻，至倚虹樓約滌珊，駕白，紫君姪晚餐。亥初，散。

二月初五日壬午晴 四十四至五十度

乘七點早快車，赴蘇。十點，抵寓所。寫張滌珊訊，寄寧。申正，子嘉來，談兩刻而去。

二月初六日癸未晴 四十一至四十五度

巳刻，吊汪荃台之喪，伯雨，仲仁均在座。留午膳而別。未刻，到局。勳閣參贊亦來，謂今晨乘九點五十分車回蘇云。

【陽歷三月一日】二月初七日甲申晴半陰 四十三至四十八度

巳刻，訪仲深，悉駐蘇軍隊近三萬人，雖紀律尚嚴，而芻秣之供，力難持久，刻擬熟商當局，尅期撤防，以蘇民困。未刻，訪蔚霞，子嘉，未值。答候金鎮守使<sup>13)</sup>，悉係順天人，向在奉天，去冬隨張宗昌南來者。

二月初八日乙酉晴 四十三至四十七度

巳刻，訪仲仁，謂盧宣撫使感電<sup>14)</sup>，為蘇浙謀永久治安，主張廢除督辦，撤銷宣撫，規定軍區。是人人所欲言，而又恐難於實行，囁嚅不敢出諸口者。盧使乃毅然言之，以身作則。吾輩固當極端贊成，更宜公電政府促頒明令，以觀其成。仲仁甚以為然。旋到局，屬松岑擬電稿。

二月初九日丙戌陰雨 四十四至四十七度

寫夢華，綬金，蔚芝訊，寄電稿徵同意。電云，誦嘉帥感電，仁言愷弟，義問宣昭，可勝紉服。慨自革政以來，藩府稱雄，中樞失馭，驕將冗兵，歲耗金粟。江浙為禮義之邦，全國文化之所萃，慘蒙兵禍，冤痛入骨，方戰而拜焚劫之賜，既戰而責杼柚之供，哀我瘡人，其何能淑。果如嘉帥之言，首除軍府，撤退駐防，虞詐不生，干戈永戢，天道剝復，例有乘除，要其來復之機，往往發於片念之慈祥，一二人之勇決，本身作則，朝野利賴，奕世蒙庥。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某等知嘉帥誦義於前，聲帥與效坤軍長，必能贊助於後，毅然撤廢軍防，與民保息，軍人模範，萬家生仏。尤望我執政，迅飭所司，電商兩省，將駐兵區域，汰留額數，立予制定。君子成人之美，英雄所見必同，納土歸朝，投戈講藝，共和正軌，此為嚆矢。臨電額手，佇候明誨。

二月初十日丁亥陰半晴 四十六至五十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

二月十一日戊子陰 四十五至四十九度

巳刻，到局。接夢華，綬金復函，贊成發電，遂分致北京段執政，南京盧宣撫使，杭州孫督辦，奉天張效坤軍長，並將電稿付印，分寄署名諸人。未刻，仲深來，言自去秋以來，吳甯供給軍餉，達一百四十萬元，民力竭矣。調查日下駐蘇軍隊，共有三萬之多，柴米蔬菜，日耗幾何，斷難持久，

已約同人，呼籲撤防云。

【驚蟄】二月十二日己丑晴 四十六至五十五度

巳刻，到局。穎芝來，為本城商團第三支部勸募經費，以余所寓鎮撫司，前在其團部保衛区内也。以三十元助之。發廬宣撫使函，請其堅持感電之主張，勿為異議所敗。

二月十三日庚寅晴半陰 四十六至五十度

午刻，赴金先五鎮守使遂園之約。官紳共五席。申初，散。新任蘇常道尹李松圃<sup>15)</sup>住植園，余往道賀，未值。李為廣東嘉應籍，生長於揚州云。

二月十四日辛卯晴半陰 四十七至五十一度

彭啓鵬，彭錫範來。二人係湘籍，久居蘇州，供職於第二師。今師部取消，遂賦閑談及齊燮元主戰之荒謬，為之慨然。戌刻，寫徐蘭墅訊。因聞第一造秣場將更委場長，介紹亞虞，足繼其任。

二月十五日壬辰晴半陰 五十至六十四度

卯初，起身，收拾行李。辰初，至車站。徐麗生，趙藁裳先後來，在酒排間略坐。八時兩刻，上車。乘客擁擠，遲上者皆不得坐。過崑山安亭，客更多，車中呼吸頗感困難。行李【旅】之苦況，今亦親嘗之矣。午初，抵滬。寓東方旅社。酉刻，瞿季剛來，談兩刻而去。

二月十六日癸巳晴 六十二至七十六度

午初，上朝陽船。未初兩刻，開行。申正兩刻，抵堡口。酉初三刻，返農隱廬。

二月十七日甲午晴 五十四至六十二度

余與董孟兩君論改編省軍自衛書，日前曾以印稿寄都門胡君勳，頃得復書，云已轉致言仲遠<sup>16)</sup>，于志昂<sup>17)</sup>諸君。蓋皆被邀在善後會議中者，冀其或能提作議案也。

二月十八日乙未晴 五十三至五十六度

先考十週忌日。午刻，致祭。焚硃書『金剛經』十部，購自蘇州隱貧會者。陸龔外甥女來，聞松甫弟今日子刻去世。正月中余在城時，見其患項後陰疽，正在医治，不料遷延逾月，竟以此畢其命也。悲夫。

二月十九日丙申陰雨 五十三至五十六度

接蔚芝來訊，謂聞浙人議論，去冬吾蘇之禍，皆蘇紳造成之，實為確切不移之語。日下某國方將以朝鮮待我，某氏不久捲土重來，當此時也，乃倡廢督裁兵之議，危何如之。此其不可一也。改督軍為督辦，即係某使所倡議，有何實際。某氏恐地盤為他人所奪，故為此唱高調之舉，以取媚於民，昌黎因已免職，亦放野火，蘇紳甘受其欺。此其不可二也。時髦爭言裁兵，而實不能裁一兵，搶劫之禍，實基於此。日下江北二師，蠢蠢欲動，危機四伏，何以禦之。此其不可三也。吾蘇風氣【柔】弱，必須兵民雜處，或有自強之日。惟在有以善處之耳。今必推兵而遠之，無論不能對外，恐散股土匪，行將蜂起。此其不可四也。自去年七月以後，吾輩害吾民者，至矣不孝。痛哭流涕，而不敢言，苦塊餘生，此後不復與聞世事，務祈諸同志諒督云云。按，所言与普通心理不同，殆經歷患難，則有感触歟。

二月二十日丁酉晴陰雨 五十三四度

今之活字版印書，大都鉛質。清康熙間，印『古今圖書集成』<sup>18)</sup>，係銅質活版。乾隆間，武英殿印書<sup>19)</sup>，則梨棗木質也。按，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中有句云，「毀銅昔悔彼刊木」。此慙予增註云，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藏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觀此知，木刻『聚珍版』，不如銅質之更精也。

二月二十一日戊戌陰 五十一至五十三度

南九來，言葛景長今日赴東鄉，晚間下榻大通紗廠，邀余明日往晤，會商堡口保坍事。唐若欽譜伯<sup>20)</sup>開吊有日，輓以聯，云，共仰九秩老成人，繼緒大昌南國，文章推祭酒。厭看三吳兵火劫，騎箕遽去西溪，風雨痛耆英。

二月二十二日己亥晴 五十至五十五度

已刻，葛崑長，施頌嘉同乘小車來。葛公謙和，無官僚習氣。余導觀求己小学而去。午刻，余赴大通紗廠杜少如，施丹甫<sup>21)</sup>，施頌嘉之約。郁繼生，南九，韶九均在座。略談堡口保坍及添築輪埠事。必須先辦保坍工程，而後輪埠有所附麗。余謂，保坍經費，宜取諸全縣畝捐。假如堡口工程估計十萬，則堡市一區當其三，餘二十六市鄉，分任其七。嗣後，內外沙坍塌較甚之處，皆可仿辦。以余度之，內沙之東安，北義兩鄉，外沙之廣益，連豐兩鄉及南豐鄉，逐年次第為之，所賴以保全之土地，豈少也哉。堡市議會擬具章程，呈呈備案，葛公認為可行。未正，散歸。

二月二十三日庚子陰雨 五十至五十二度

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為活版，以膠泥燒成<sup>22)</sup>。而陸深『金台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印版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sup>23)</sup>。此為乾隆御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序文中語。可見宋人已有排印之法。

二月二十四日辛丑小雨陰 四十八九度

仲深寄贈「帑邱陳恪勤公分祠記」搨本，又「陳恪勤公靈應附記」搨本。按陳公康熙間為蘇州知府，有惠政，民間立廟，私祀於葑門外。黃天蕩有疾病者，禱之輒靈驗。仲深自述，其夫人吳，二十年來嬰痼疾者，四賴公之靈以獲寧，具詳附記中。茲就帑邱靈瀾精舍為公分祠云。

二月二十五日壬寅晴 四十七至四十九度

外甥孫壻陳垂雄國強<sup>24)</sup>，偕美玉小姐同來。垂雄之祖樂只饒有貲財，父龍章熱心教育，倡辦乙種農校，皆已去世。外甥女以垂雄年少，請余勉勵之，俾知向上能為保家之子，並擬延聘陸子青至其家督課云。

二月二十六日癸卯晴 四十七至五十度

周曠才，王旦生來，留午膳而去。

【春分】二月二十七日甲辰陰小雨 四十八至五十二度

春節祀先。作「保坍說」，略云，地方自治之重要者，水利也，道路也，戶籍也，學校也，警察也。吾崇所當經營者，与他邑無以異也。所異者，

地当江海之交，積沙成壤，漲坍靡常，彼荒灘蕩塗無論矣。凡已成熟之田畝，遇有風濤侵蝕之處，向無籌措保障工程，則所謂自治事業，隨滄桑而變易，不幾与蜃樓海市同觀乎。邑治東南楊家河鎮，東北海梢鎮，余幼時嘗親履其地，未幾淪胥以囓於海矣。被坍之戶，毀其室家，喪其田畝，富者輒徙他鄉，變為貧戶，貧者苦無立錫之地，流為乞丐。無告之民，振濟所不及，已失之產，糧賦猶未除，父老昆弟之顛連困苦，孰有甚於此者乎。即此觀之，而吾崇自治事業，非保坍不足以持久遠。欲謀自治必先保坍，猶建屋者之必先固其基也。猶防河者之必先鞏其隄也。故保坍為當務之急，彰彰明甚。吾崇在唐宋間無城，有之自元至元十四年始，至至正十二年而遷，明永樂十八年二遷，嘉靖八年三遷，二十九年四遷，萬曆十四年五遷。古人隨遇而安，無与海爭地之思想，三百年中，經五遷之紛擾。前清【嘉】慶間坍近西門，排椿禦之，而城得無恙。光緒間坍近南門，築塘護之，而城得無恙。是吾崇与海爭地，成績屢著。孰謂風濤之不可禦，而人力之不可恃耶。不爭則如彼，能爭則如此。何去何從，不待著龜而決。『大學』言，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孟子』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sup>25)</sup>。吾崇父老昆弟而知土地之可貴，則城市宜保，鄉村亦無有不宜保也。內沙宜保，外沙亦無有不宜保也。頃者堡市有保坍之提議，余聞而贊成之，且願拳而推廣之。堡口興築以後，城北之東安，北義兩鄉，外沙之広益，和濟，友助三鄉，南沙之南豐鄉，皆在應行保坍之列。必當次第程功，以慰邑人之望。或謂保坍之說，善矣大矣，被坍之處多，應保之工鉅，費用浩繁，計將何出，則應之曰，人類之生存，各有其責任。往聖垂訓，仁義而已。論仁之實，道在合群。論義之實，道在互助。設保坍會研究工程事，宜籌集全縣財力，督促進行，合群之謂也。堡口築樁，假定需六萬元，堡市一區當十之三，其餘二十六市鄉協濟十之七。他鄉築樁仿此，互助之謂也。保坍者，保土地之安全也。故經費必出諸有田之戶。其他自治条目，關係人民政事，莫不附屬於土地。謀自治者，一方面盡負擔之義務，一方面行監督之職權，庶幾款不虛靡，工歸實濟，安民居而享幸福。保坍一事，特肇其端耳<sup>26)</sup>。

二月二十八日乙巳陰小雨 五十二至五十四度

寫冷禦秋<sup>27)</sup>訊，以章君疇所擬「省軍訓育條議」寄請採用。冷君方任蘇省水陸警備總司令，聞有整頓省軍計畫，未卜能實行否。

二月二十九日丙午晴半陰 五十二至五十四度

鏞侯來，贈余「新開河平岸開河碑記」搨本五十分，略談片刻而去。寫束筮，仲憲訊。

三月初一日丁未陰 五十三四度

吳叔謀來，詢悉沙鑑渠，施少巖均康健。兩君皆年逾八旬，精神步履，不減少壯，殆得天獨厚者。

三月初二日戊申陰半晴 五十一至五十三度

王芝生來，言外沙沿海迭出盜案，地方無防護實力。盜乘帆船往來，携有鎗械，劫掠後揚帆而去。水警腐敗，熟視無覩。安得不籌整頓之方耶。

三月初三日己酉陰雨雪 四十六至四十九度

垂虞寄示崇境保坍意見書，與余說大致略同。此事須俟籌款有著，先將堡口上下游測量估計，酌定辦法，尅期興工，則所保全者甚多也。

三月初四日庚戌陰半晴 四十五至四十八度

報載，盧宣撫使發起江蘇善後會議，標拳籌議事項如左。(一)關於綏輯地方事項。(二)關於撫卹人民事項。(三)關於恢復及振興教育農工商業暨一切公益事項。(四)關於籌畫民食事項。(五)關於整理財政事項。(六)關於其他善後請願事項<sup>28)</sup>。

三月初五日辛亥陰夜雨 四十六至五十二度

鄭玉蓀來，述其叔笠山近況，日內由滬赴寧，寄居明故宮皇城內大陽溝三號。係笠山數年前購地經營，人皆稱為鄭家花園云。

三月初六日壬子晴微陰 五十至五十三度

請鄉隣商議社倉貸穀事，到者十一人，略具酒穀款之。申刻，散。湖局轉到盧宣撫使函，聘余任善後委員會會員，定陽歷四月十日為召集期，並拊來章程一本。

三月初七日癸丑晴 四十八至五十二度

孟蕓孫寄示沙武曾提議江蘇省公約方案稿，主張六十縣各舉代表一人，就省政府所在地組織省憲起草委員會，徵余同意。按，其法與余前所擬之過渡集會辦法相同，當然贊成。因即函復蕓孫轉達武曾接洽。

三月初八日甲寅晴微陰 四十九至五十五度

未刻，偕內子率兒孫等詣墓次展拜。垂虞，繼南來，略述瑞豐沙圩工情形。「戒爭訟說」，為鄉隣而作，印成分布。略云，大凡訟之起因，有蓄意欺人而訟者，有受欺不服而訟者。無論兩造性質之強弱，品行之善惡，一經涉訟，冤讐莫解。倘遇官庁審斷不公，訟師從中挑撥，是非顛倒，枝節橫生，失業廢時，後悔何及。故易之訟卦，以不克訟為吉，以終訟為凶。聖人之垂戒深矣。且家庭鄉黨之間，均以和睦為貴，如有微嫌細故，與夫田土錢債關係，積不相能，致起爭執，莫若就本鄉設一公斷處，兩造各邀己所信仰之人，會集評議，酌理準情，當眾調處。自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彼此不傷感情，鄉里亦無耗費。息事寧人，莫善於此。昔者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非西伯盛德感人而能若是乎。雖然，西伯固不可及，思其次而謀息訟之法，遇事排解，委曲勸諭，亦鄉隣應負之責也。果使一鄉之中，共知訟之為害，引為大戒，銷忿戾之氣，敦仁讓之風，怡然藹然，太和洋溢，安見今人之必不逮古人哉<sup>29)</sup>。

【陽歷四月一日】三月初九日乙卯陰 五十三至五十六度

中國度量衡之不畫一，久為通人所詬病。各友邦與我國通商，亦均以辦理畫一為請。清季商約，即訂入此條，農工商部且設局製造預備頒行。民國以來，變亂頻，仍政府計不及此，不知何以能一律依照定式也。即如此間南堡與北堡，豎河鎮與油車橋四處，相距不過十里而遙，斗斛大小，各不相同。今為社倉包穀收放畫一計，酌中製一倉斗應用，以左近尚無部頒斗斛，可資校正也。



三月初十日丙辰陰 五十五至六十三度

晨起，料檢行李。午膳後，率飴兒，增錫兩孫至堡口候船。五時，抵南門埠，即到家。戌刻，徐蘭墅來，言南京軍民兩署近狀，並以後振興江蘇事業計畫。談四刻而去。

三月十一日丁巳大風細雨 五十一至四十九度

昨今兩日，溫度相差，至十餘度，天氣因之驟變。午刻，約各房弟姪輩便飯。本擬今日詣壽安寺先塋展拜，以雨阻延期。

三月十二日戊午陰半晴 四十六至四十四度

答候葛知事。戌刻，赴葛公晚餐之約。同席有錢鏡平，蔽友潮，曹吟秋，樊雨三諸君。亥刻，散。

【清明】三月十三日己未晴 四十二至四十六度

未刻，詣壽安寺先塋展拜，旋又至寒山寺後遷崇一二世祖塋，及東北城河沿一二世老二房祖塋展拜。此兩處，自余乙酉出門後四十年未到。茲挈兒孫輩同來，並擬冬季植樹以表之築土以封之。

三月十四日庚申晴 四十四至五十八度

卯正，起身。上朝陽船。巳初，抵堡口。內子亦來。飴兒與增錫兩孫返農隱廬讀書。午正，抵滬，寓東方旅社。未刻，訪黃伯雨，趙竹君。酉刻，至申報館樓上，伯雨，觀瀾，強齋，寄塵，陶遺，允之諸君先在，略商善後會議著手辦法而散。

三月十五日辛酉陰 六十二至五十度

乘十二點半快車。三點半，至蘇州。車上擁擠異常，沿途復多停頓。兵禍之後，鐵路車輛減少，往來行旅，一時不得回復原狀。軍人万惡，其罪可勝誅乎。

三月十六日壬戌陰 四十九至五十二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戌刻，赴蘇常道尹李松圃晚餐之約。同席有仲深，經耜，季和，選青，子嘉諸君。余以料理赴寧，未終席先散歸。

三月十七日癸亥陰微晴 四十四至六十六度

辰刻，出城。至車站，遇貝哉安，季小松，同上九時半快車。乘客甚擠，行車亦遲。下午五時，抵下関。覲侯，玉蓀，薛門，搏九來汪。遂至四條巷正誼中學校。此間為李公祠別院，覲侯借作女學校舍。上月，因李公祠駐兵，女生移至申家巷此間空屋。覲侯為余略加布置，居之頗覺幽靜。

三月十八日甲子陰微晴 四十八至五十八度

辰刻，訪盧宣撫使，韓省長。十時，至旧督署西院行開會禮。午刻，正副會長公議會員。未刻，開談話會，議決以全体會員名義電催鄭鳴之<sup>30)</sup>省長尅日南來就職。戌刻，赴止老晚餐之約，同席有張退菴，黃伯雨，張仲仁，袁觀瀾，陳陶遺，黃任之，高楚秋諸君。亥刻，散。

三月十九日乙丑晴 五十一至六十六度

上午，拜客。未刻，至江南書局，購『七經綱領』二冊，江楚書局本<sup>31)</sup>，『小知錄』四冊，淮南書局本<sup>32)</sup>，『小学弦歌』四冊，淮南書局本<sup>33)</sup>，『金陵先正言行錄』一冊，江楚書局本<sup>34)</sup>。申刻，拜北城客。酉刻，過鼓樓公園，登高四顧，全城在目，接供闕帝，中有康熙御碑一座，故牆頭題額，為碑樓二字。傍晚，返寓次。

三月二十日丙寅晴半陰 五十五至七十一度

余提議就蘇省留駐兵額內，酌撥撥淺軍，從事太湖流域治水案，略云，攷之載籍，太湖流域軍人治水，始於吳越錢氏。當時置都水營田使，募卒四部凡七八千人，號撥淺軍，專任浚河築隄之事。寓兵於農，法良意美。即遜清中葉以後，常鎮道沈敦蘭之開浚金山便民河，浙江糧道廖壽豐<sup>35)</sup>之開浚餘杭下南湖，亦資營勇之力，以興水利，成效大著，奕世蒙庥。當茲提議裁兵，固以收束與安插為兩大綱要。收束之法，如缺額不補，無械不用，老弱疾病，以及操法不熟者，即行淘汰，果能核實裁減，已可去其大半。惟裁定兵額，亦須妥為安插。吾蘇久患人滿，頻年災祲迭乘，物力維艱，宜謀拓展，論者遂有移兵實邊，仿行屯墾之策。顧需款甚鉅，一時不易籌辦。不如就近從事治水，俾免坐食餉糈，習於偷惰。太湖水利工程，設局以來苦乏經費，所以為防災計者，徒托空言。如得軍隊以協助之，未始非兩益之道也。擬請蘇省軍政當局，顧念水利工程關係重要，遠師都水

撩淺之成規，近仿宮勇開河之故事，就蘇省留駐兵額內，酌撥撩淺軍二千名，由太湖水利局編製調遣，仍食原餉，逐月移歸，湖局散放。如此則湖局原定歲費可以節減，而水利工程凡屬人力可為之處，皆得賴以進行。其裨益於農田水利，實非淺鈔。蘇省既定辦法，浙省亦可仿行也。戌刻，赴徐蘭墅金陵春晚餐之約。亥刻，散。

三月二十一日丁卯晴半陰 五十七至六十四度

午初，赴伯雨之約。余携提議案示同人，在座者為張仲仁，錢強齋，陳陶遺，沈思齊，蘇民生，張退菴，吳寄塵，黃伯雨，馬雋卿，王甸伯，袁觀瀾，一律簽名連署。未初，同詣旧督署，開談話會。余提案又得黃允之，鍾叔進，郝心源，貝哉安，季小松，黃任之，曾孟樸，徐錫丞，徐蘭墅諸君連署，遂屬滌珊秘書長轉達廬宣撫使。

三月二十二日戊辰晴半陰 五十七至六十一度

午後一時，詣旧督署。二時，開會。宣撫使提出整理財政案。會員沈維賢提出歲減本省軍政各費，以救破產緊急動議案。經長時間之討論，表決兩案併付審查，推出審查員十一人，以兩星期為限。五時半，散。

三月二十三日己巳晴 五十一至六十五度

巳刻，訪廬宣撫使，談及兵工治水。渠頗表示贊成，並言報載新聞，類多造謠，惑人觀聽，識者當能辨之，不輕信也。午刻，滌珊，笠山令正誼校廚具膳餉余，並約觀侯同席。蓋以余憚酬應，作此雅叙。談讌甚暢。申刻，至明故宫古物保存所，展覽一過。戌刻，赴地山第一春晚餐之約。亥刻，散。

三月二十四日庚午晴 五十五至七十七度

乘七点四十分快車。下午一点三刻，抵蘇，即返寓。子嘉來，談近日撤兵情形。

三月二十五日辛未晴 五十六至六十四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酉刻，梓楚來，談湖田放墾之利害。余告以湖之受病在沙淤。上游宜多闢蓄水池，使暴漲有所停蓄，以減入湖之泥。下游宜設閘，遏阻渾湖，以防頂託之沙。至於沼湖草蕩淤積甚廣，勢不能尽

數挑除，惟有疏浚宣洩之道，去其壅蔽，更於低鄉高築圩岸，自無水潦之患。總之，水利既興，則沮洳皆成膏腴，水利失修，則沃壤難免凶荒。梓楚聆余言，亦恍然。

三月二十六日壬申晴 五十九至六十八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南榮來，報告瑞豐沙築圩情形，約四月中可以告竣，惟招佃不能足額，祇有六成得開種云。

三月二十七日癸酉晴 六十二至七十一度

宋績成之尊人葵圃先生開吊。巳刻，往吊之。午後，寫盧宣撫使訊，薦徐德稱任外交秘書。又寫韓省長訊，為正誼中學請添給省款補助事。

【穀雨】三月二十八日甲戌晴 六十五至七十二度

巳正，到局。午正，返寓。寫曾孟樸，孫詢芻訊。為杜少卿題象贊，云，嗚呼少卿千人之英，隱淪闐闐卓卓有聲，信義是重然諾不輕，勤樸致富家室豐盈，云何不壽召赴蓉城，嗚呼少卿鄉里同欽。

三月二十九日乙亥陰半晴 六十二至六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申刻，子嘉來，謂韓止老將交卸省長，日內擬赴寧一晤云。

三月三十日丙子陰小雨 六十三至五十九度

巳刻，詣張子彬西善長巷，道賀娶孫媳，長房嗜蓮之子也。旋到局。午正，返寓。為龔心璜題象贊，云，古瀛右族渤海龔，累世卜居南永豐，君性節儉又謙沖，佞家孝友敦古風，地方義拳無不從，視若己事樂效忠，不驚虛名不矜功，自遭母喪毀其容，六十有二命考終，有子五人能克宗，長者和愛幼者恭，貽謀式穀垂無窮。

四月初一日丁丑陰半晴 五十九至六十三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傍晚，味辛來，云奉差青島多日，此次南旋過蘇，特來問候，明日回里掃墓。約一星期內即北上云。

四月初二日戊寅陰半晴 五十九至六十三七十九度

卯刻，起身。赴吳江，偕內子詣方尖金氏外舅姑墓次致祭，并約南榮同去量計駁岸修理工程。未刻，轉回吳江南門，由吳家港至馬家蕩湖濱督看，登圩隄步行二里許，見圩內無溝，佃戶草房，基址極低，設遇湖漲浸漬，不但田禾損失，彼圩民不免其魚之歎矣。申刻，繞過垂虹橋赴同里，訪金硯君，承下榻相留。星槎，南榮同借宿焉。內子与其姊，住金仲禹別墅，由仲禹之母夫人招待。

四月初三日己卯陰小雨 六十六至七十一度

巳刻，至同里湖羅星洲登樓，眺望可及東北九里，湖鄉間如能多植樹木，則風景更佳。少憩，轉回市河，步行至麗則女子學校，校長任味知導引參觀，其添築~~室~~【教室】處尚未竣工，現在教室分布花園中，俟新教室落成，園中改為圖書館云。午刻，詣金仲禹家，承其太夫人留午膳。硯君，味知均來相陪。未正，辭別。登舟，過龐山湖。墾為田者，已多於往年。惜皆無隄無溝，不足防潦。抵尹山橋，余命停舟，登橋頂望之，兩岸田高而無溝，灌溉取之運河，須以兩架水車接運，且農家慮田之過高也，開田之時，先將草泥剝去數寸，然後填以河泥，又以草泥之無從安放也，則相率棄置河干，歷年久遠，必致縮狹河面，墊高河床。妨礙水利，莫此為甚。此等【草】泥，欲籌出路，運往低鄉，勻加田面，或以築隄，一法也。培修鄉間道路，二法也。就近高區，造作有規則之土山，以便種樹，三法也。

四月初四日庚辰陰微晴 六十一至六十八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寫滌珊訊，告以初六赴寧。戌刻，接善後委員會電，催赴會出席。

四月初五日辛巳晴 六十一至六十五度

余自吳江回蘇，右托腮微腫，不以為意。今晨，腫勢加甚，訪陳医煥雲視之。搥云，受風熱所致，法宜疏解，並贈余錠藥兩枚，磨而敷之。旋到局。午正，返寓。寫觀侯訊，告以病改初八赴寧。

四月初六日壬午晴 六十一至六十七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申刻，吳內姪堉董伯純來見。先是吳內姪女去

秋避兵，依其姊丈俞涵青大同任所，月前伯純親至大同結婚，又挈新婦回高郵省視太夫人，茲來蘇拜謁太岳母，即擬轉赴江西。蓋伯純任南昌中國銀行事，不便久離也。

四月初七日癸未晴 六十一至六十七度

余兩日來用藥，內外益治，腫塊消散大半。巳刻，到局略坐，再訪陳醫視之，仍主前方加減，並贈敷藥兩錠。午刻，答候董伯純。旋至鐵路飯店，邀伯純午餐。鼎臣，社臣，錦城昆仲作陪。未刻，散。戌刻，至中街路，穎芝作主，譙伯純，亦會親之意也。亥刻，散歸。收拾行李。

四月初八日甲申晴 六十二至八十三度

辰刻，赴車站。伯純夫婦先在。上車後，晤宋績成。未刻，過鎮江。伯純夫婦別去。申正，抵下關。觀侯來迓，遂同至四條巷正誼中學校。

四月初九日乙酉陰夜雨 六十六至七十一度

蔣鶴琴太君喪，巳刻，往吊之。旋訪蘭墅，地山。即返寓午膳。未初，至善後委員會出席。先議提倡保衛團案，略加修正通過。次議撫卹人民案，恢復及振興教育農工商業暨一切公益案，各紳富對於農民借本獎勵辦法案，各校因兵災損失請酌予補償案，以上四件性質相類，先後表決付審查，就委員中另推九人審查之。五時半，散會。

四月初十日丙戌小雨陰 六十八至七十一度

世人議論水利，恒有訾周文襄之築芙蓉圩，謂為貽害地方者。余因著論揭其利害，計七百餘言，為文襄訟冤<sup>36)</sup>。戌刻，公譙韓止老於海州商埠籌備處。伯雨，禹九，雋卿，觀瀾，任之與余六人，合為東道主。

四月十一日丁亥陰 六十八至七十五度

滌珊，蘭墅來。余以「兩浙緝私經費不宐歸人民負擔說略」暨「民國八年鹽務緝私經費比較表」「淮浙行鹽稅率比較表」兩種，交蘭墅携去研究。如能向政府爭回此項加徵之緝費，則於蘇省彌補財政之虧，不無裨益。申刻，華藝三，鄭笠山來，為澄錫築路以工代賑事，屬向財庁催撥賑款。戌刻，赴郝心源晚餐之約。

四月十二日戊子晴 六十四至七十一度

巳刻，赴清涼山善慶寺。冷禦秋，王慕莊，徐蘭墅公饒韓省長，設席掃葉樓，邀余作陪。同席有伯雨，強齋，觀瀾，允之諸君。未刻，散。

【立夏】四月十三日己丑晴半陰 六十五至七十四度

巳初，觀瀾來，略談。

農隱廬日記 乙丑閏四月至八月

【乙丑】閏四月初一日丙午晴 七十至八十八度

伯雨來，言為海州商埠事，日內擬入都一行。戌刻，葛硯修渠長來，稱過蘇，留贈『涇川叢書』<sup>37)</sup>一部，係道光初年鄉先輩所刻者。談兩刻而去。

閏四月初二日丁未晴 七十四至八十三度

午後二時，赴貢院教實聯合會，因該會歡迎正會長鄭鳴之省長，副會長徐蘭墅實業庁長，會員鄧平仲<sup>38)</sup>政務庁長【王慕莊<sup>39)</sup>財政庁長】履任也。教育庁長蔣竹莊主席致歡迎詞，省長以次均有演說。余謂，民國以來，有提倡廢人倫，且明言君臣一倫不適用於民國者。此為國內擾亂之大原因，紀綱掃地，秩序無存，危孰甚焉。不知君臣二字，古人原從廣義說。今國體雖號共和，總統實為民國之君，凡內外各機關之領袖，~~凡~~統率其僚屬治事者，皆君也。學校之長亦君也。彼認學生為主人，貽誤青年不淺。窃願有以矯正之。四時三刻，散。携回會中見贈報告冊數種。

閏四月初三日戊申陰半晴 七十四至八十一度

午刻，具酒筵，請王晉民，張滌珊，張地山，宗受于，徐德稱，楊觀侯，郁幼生，搏九。未正，散。余擬禁煙辦法大綱六條。一，禁煙宜注重禁吸。無人吸煙，則販者種者無利可營，自然絕迹。一，去年戰事，僉謂與煙土有關係。宜撫使必有洗恥決心，以慰國人之望。一，煙禁本民政範圍以內之事，省長應負責辦理。一，發見煙案，統交司法官庁，依法辦理。一，省城應設調驗煙癮處。調驗章程，由省長定之。一，令六十縣各設臨時戒煙所，限於最短時期內肅清。約四箇月至六箇月，以此課各縣知事之殿最。

閏四月初四日己酉陰半晴 七十五至八十三度

午後，偕覲侯出豐潤門至後湖，即元武湖。下車，步行二里許，至老洲湖神廟登樓眺望，湖涸且久旱，一片菱蘆而已。湖中共有五洲，宜大加浚治，修復閘堰，尚不失為名勝之區也。戌刻，赴余雨東老万全之約。亥初，散。

閏四月初五日庚戌陰晚雨 七十五至八十一度

巳刻，訪鄭鳴之省長，告以浦口商埠借款合同，宜取消另訂。鳴之亦以為然。旋訪錫丞略談。午後二時，大會議整理財政案，延長至六時，尚未畢。余起立發緊急動議，請變更議事日程，先提議煙禁案。即有數人附議贊成，遂分布大綱六條，主席付表決，大多數起立通過。戌正，赴王慕莊，鄧平仲金陵春之約。亥正，散。

閏四月初六日辛亥陰半晴 七十五至八十八度

巳刻，過梅溪山莊，訪馬相老。精神尚健，對於時局，多憤慨之詞，論及孫中山尤鄙夷焉。談二十分鐘，即告別。赴下閩，乘十一時五分快車。下午五時，抵蘇站，即返寓。

閏四月初七日壬子晴 七十一至七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

閏四月初八日癸丑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申刻，答訪裴雨舫，未值。

閏四月初九日甲寅晴半陰 七十五至七十八度

巳刻，赴無錫西溪，訪蔚芝。詣封翁座行禮。留午膳，贈余『十三經讀本』一部。申刻，訪陶丹翼略談。酉刻，返蘇。

閏四月初十日乙卯小雨 七十一至六十九度

午刻，赴裴雨舫之約。同席有子嘉，勳閣，松岑，康侯，續成，梓楚諸君。未正，散。報載，上海學生游行演講，為工部局巡捕鎗殺多人。實駭聽聞，事為國際公理所不許。政府宜向外人嚴重交涉。



【陽歷六月一日】閏四月十一日丙辰陰小雨 七十一至八十度

写君黻，貫微訊。午後，乘四時半快車赴滬。車中客滿。無錫蔡君实讓余坐，可感。是晚寓東方旅社。

閏四月十二日丁巳晴 七十四至八十一度

租界華人商店俱罷市。巳刻，訪馮夢老，李平老。午後，訪董緩金同年，趙竹老。酉初，雲岑來。是晚移寓南市天生商号，繼南亦寓此，詢悉瑞豐圩工情形。招佃已足額，惟開種約得半數云。

閏四月十三日戊午晴半陰晚雷雨 七十四至八十三度

写張滌珊訊，專差送寧。午初，上大運輸船。申初，抵堡口。赴韶九家，略坐，即返農隱廬。

閏四月十四日己未晴半陰 七十三至七十九度

觀『十三經提綱』<sup>40)</sup>。会萃諸家之說，而參以己意，有所折中。足為初學讀書之準繩。

閏四月十五日庚申陰 七十二至七十七度

午後，乘大運船進城。大女隨其姑赴南翔修屋。少農在家。

【芒種】閏四月十六日辛酉小雨陰晚晴 七十七至八十一度

訪葛縣長，索閱十四年度地方預算冊，及県議會建議徵畝捐事。戌刻，応鏡平之約。亥刻，散。

閏四月十七日壬戌陰晚小雨 七十至七十七度

辰初，上南陽輪。午初一刻，抵滬，寓東方旅社。申刻，訪朱猷淮，未值。晤陶拙老，精神尚好。公共租界罷市如故，【力】争慘殺案，尚未解決。

閏四月十八日癸亥陰半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午後，返蘇。車遇南翔黃允之，自嘉定來。以善後委員會行將閉會，即日赴寧云。徐燕庭寄來『痔漏治療經驗記』<sup>41)</sup>十冊，係都門付印之贈送品也。

閏四月十九日甲子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華搏雲<sup>42)</sup>之尊人去世，今日大殮。巳刻，詣柳巷吊之。旋到局。午正，返寓。

閏四月二十日乙丑晴 七十一至七十七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写单束笏訊，為請撥英國退還庚子賠款建閘防災事，請其与內務部土木司司長陳君劍秋接洽。

閏四月廿一日丙寅晴 七十四至八十度

仲仁昨自寧垣歸。巳初，往訪之，詢悉蘇省軍費縮減為難，駐山東之奉軍又需蘇省協餉，以此財政有無法維持之勢，前途甚可慮也。旋到局。『蘇州府志』紀鄉村都閘，屬於長元吳境內者，註明湖灘江灘之處甚多。此皆因淤漲而成田者也。屬南榮編製簡明表，以備攷核。午正，返寓。

閏四月二十二日丁卯晴 七十七至八十二度

巳初，滌珊自寧垣來。報告善後委員會閉會情形。旋到局。午正，返寓。酉刻，出城答候滌珊暨立先，竹林並邀，同至久華樓晚餐。戌正，散歸。

閏四月二十三日戊辰陰 七十七至七十九度

巳刻，到局。仲仁來，略談。午刻，赴勳閣，子義之約。在勳閣家中，同席都湖局人。未正三刻，散。写馮夢老，周贊堯訊，為請撥庚賠事也。

閏四月二十四日己巳小雨陰晚晴 七十五至七十二度

写朱獻淮訊，並寄東洞庭山地閘浚壘說明書。写俞涵青訊。春間社臣自大同回蘇。涵青寄贈岳陽山頂所產猴頭一對，狀似蘑菇而較大，頂有深黃色細毛如髮，故名猴頭。秤之計重三兩，摠稱從前年出數十對，近年殊缺乏云。物以罕而見珍，特作書謝之。

閏四月二十五日庚午晴 六十八至七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公度寄贈『三吳水利集』<sup>43)</sup>兩冊。太倉錢汝駮若谷著，乾隆初年成書。上卷二說八議挈其綱領，下卷分叙寧鎮常杭嘉湖蘇松太八府一州水日，綜覈衆流，頗為詳晰。惟以太湖入海之三江，謂即

『禹貢』之三江，混而為一，辨之未精，則此書之小疵也。書為初印紅字本，尚有空缺，未經修正處，或係錢氏後人近日重刊者，因函致公度詢之。

閏四月二十六日辛未晴 七十三至七十八度

已刻，詣寶積寺吊潘仲午世丈之喪。先受知師文勤公弟也。旋到局。午正，返寓。

閏四月二十七日壬申晴半陰夜雨 七十五至八十度

陶稚菊，蘇勵哉來。為第十師範請設於崇明，經地方公團聲明，願以鼎立師範改為省立，屬余致函教育行政委員會，因日內將開會提議焉。按，前次委員會議令太倉籌設十師，而以太倉第四中學移改他處，今太倉士紳不允移改四中，則十師設於崇明，分配極為平允，崇人所持理由甚是。旋到局。午正，返寓。寫袁觀瀾訊，以其為教育行政委員之一，並請其轉達與議諸君注意。

閏四月二十八日癸酉雨陰 七十五至七十八度

已刻，到局。午正，返寓。寫徐蘭墅訊，告以十師請設崇明事，已先後致函蔣竹莊，袁觀瀾，請再就近接洽。

閏四月二十九日甲戌晴 七十三至七十八度

夏節祀先。祭菜皆由內子親自料理，以寓中久不用廚役也。招重虞，社臣，南榮，孫濂午膳。寫俞涵青訊，賀其護理雁門道尹。

閏四月三十日乙亥晴 七十五至八十二度

已刻，到局。午正，返寓。寫陳飲廉訊，請其代商浙財庁催撥湖局經費，又埒致陳子佳訊。

五月初一日丙子晴 七十九至八十五度

寫陸鑑淵訊。

【夏至】五月初二日丁丑晴 八十至八十七度

辰刻，施桂冬，陶稚菊來，為請求第十師範設於崇明事，將赴寧在教育行

政委員會陳述理由云。旋到局。午正，返滬寓。申刻，觀侯來。

五月初三日戊寅晴 八十三至八十九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

五月初四日己卯晴半陰 八十五至九十度

巳刻，到局。『漢書』「溝洫志」載，王莽時，徵能治河者。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少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sup>44)</sup>。『行水金鑑』錄此段，復引『禹貢錐指』<sup>45)</sup>云，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閔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宣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故戎以為言，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惟戎知之<sup>46)</sup>。余謂，張戎之言，是已而未尽也。穿渠由於溝洫之廢，必治溝洫而後可不穿渠。班氏作志，易河渠為溝洫。其深知河渠之利不勝害，而有復古之思乎。

五月初五日庚辰晴半陰 八十六至九十二度

鄭康成氏言，溝洫為除水害<sup>47)</sup>。朱子言，溝洫備旱潦<sup>48)</sup>。二人解穡不同。余再三推究，而得其故。鄭氏北方之人也，井田廢後不復種稻，所以認溝洫祇能洩水以去害。朱子南方之人也，井田雖廢種稻如故，所以認溝洫蓄洩咸宜備潦亦以備旱。余謂，今日言水利，要當注重治田。井田不可復，而溝洫之制，決當變通而仿行之。

五月初六日辛巳晴 八十五至九十一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崇明擬為自治事業，徵收畝捐。余意應分保衛，建設，生利三類，作簡明表及說明，寄葛縣長，分致地方各團體共同討論。

五月初七日壬午晴 八十六至九十二度

巳刻，桂冬，稚菊等自南京来，言第十師範設置地点，教育行政委員會多所推諉，尚未解決云。旋到局。午正，返寓。

五月初八日癸未晴 八十六至九十二度

恪成来，談兩刻而去。午刻，借怡園請客。張仲仁，費仲深，潘經紹，蔣季和，彭子嘉，畢勳閣，潘子義，金松岑，尤賓秋<sup>49)</sup>，王恪成均到。恪成本欲回同里，以余留午膳，不及乘公司小輪，爰派通津汽船專送。申初，散。

五月初九日甲申微晴陰晚小雨 八十五至九十二度

巳刻，到局。囑南榮輯「近代元和湖田攷」，從同治『蘇州府志』摘出列表。午正，返寓。写觀侯，滌珊訊。

五月初十日乙酉晴半陰小雨 九十至八十五度

訪子義，属其勸勳閣勿辭工程处处长，告以昨通辞呈已批留矣。旋到局。午正，返寓。接沙鳳千訊，拊寄鈔幣貳百元，歸前年借款也。

【陽歷七月一日】五月十一日丙戌小雨陰 七十八至八十二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近有疑湖田放墾有妨水利者。此事亟應剖辨。湖之病在淤，不在墾。治病必須通淤，既通矣，此外不能尽去之淤，放墾实有利而無害。賈讓治河三策，以不与水争地為上策。屢經後人力闢其非。周末變溝洫為河渠，是中国田制一大改革，漢唐以來，經多少名人講求水利，而終不能免水害。故在今日井田雖不能復，而溝洫之制，決当變通而仿行之。彼廢溝洫以擴張田畝者，確是与水争地而有害。若困湖蕩之淺者而為田，圍以內有溝洫，圍以外有河港，如此与水争地，有百利而無一害。況論實際，並不得謂之与水争地，以留出行水之道故也。

五月十二日丁亥陰 七十七至七十九度

巳刻，到局。陸定九自上海来，言接収瑞豐沙圩工，已派人駐沙料理，日內即北上，秋間再来云。午正，返寓。

五月十三日戊子雨 七十七八度

恪成從滬上來，與之談湖田利害頗悉。今日有事赴寧，即辭去。報載，無錫苦旱，水利研究会訂期開會討論救旱方法。余派龔亞虞前往，與錫人交換意見，並致詢地方情形。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觀宋人所述，漢唐遺法太湖流域全賴隄閘完密，抬高水位，是以水不乱行，田無荒歉。吳越時代，猶循斯軌，置都水營田使，治河築隄，皆撩淺軍為之。宋元以來，交通頻煩，古制墮壞，修防迄未合法，旱潦皆足為災。高鄉患旱，而遇水潦之年，恒得大熟。低鄉苦潦，而遇亢旱之年，恒得大熟。其不能旱潦兼顧者，實由怠於人事。而輒近不察，往往諉為天災。良可慨也。

五月十四日己丑陰 七十七至八十三度

已刻，到局。派趙東侯調查浙西農田被旱狀況。錢塘道屬十數縣，地勢高低不等。有兼旬不雨，而即患旱乾者。有三日淫霖，而遽遭湮沒者。一則地高而無法蓄水，病在不開陂池，一則地低而無法排水，病在不修圩岸。古人言，水利必以治田為本，正今日所取法者也。午正，返寓。

五月十五日庚寅陰半晴 八十至八十五度

滬案發生後，國人咸倡與英日經濟絕交。余謂，莫如首先宣告與鴉片絕交。中國之貧，貧於鴉片。中國之弱，弱於鴉片。中國為各國所鄙夷，以鴉片故。各國與中國訂約之不平等，亦以鴉片故。前清厲行煙禁，頗著成效。至民國而死灰復然，至近年而滄海橫流，莫可遏止。鴉片產自印度，英之屬地也。大宗販運，皆英日兩國不道德之商人也。推本窮源，總由國人嗜好鴉片，歡迎鴉片，有以致之。於英日何尤。惟英日明知鴉片為害人之物，而禁種禁販不力，實為公理所難容。今國人既欲與英日經濟絕交，如能上下一心，先與鴉片絕交。是國際間最有光榮之一事也。

五月十六日辛卯晴晚雨 八十至八十八度

已刻，到局。午初，赴新橋巷沈氏耦園子嘉會辦之約。園大而失修，僅松岑借讀書處一間，權可休憩。同席有李印泉<sup>50</sup>，張仲仁，費仲深，畢勳閣，潘子義，金松岑，潘海宗。席罷，又閑談許久。申正，散。

五月十七日壬辰陰小雨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未刻，傅曉淵來，長談。渠以『梅嶺課子函』兩冊見贈。留用點心而去。

【小暑】五月十八日癸巳陰小雨 七十六至八十度

金內弟叔啟週年，其家人在寶積寺誦經。未刻，往行礼。旋在護龍街書肆購得『太湖備攷統編』四冊<sup>51)</sup>，易笏山『仁書』一冊<sup>52)</sup>。又善書數種，擬寄陸鑑淵通俗教育館。

五月十九日甲午陰小雨 七十九至八十二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寫觀侯，滌珊訊。又寫鳴之省長訊，薦臬知事四人，汪承修，朱錫琛，沈啓熙<sup>53)</sup>，程勁。薦淞滬督辦署四人，金紹坊，黃曾首，沙世傑，金樹棠。

五月二十日乙未陰小雨 七十九至八十二度

巳刻，到局。午正，赴怡園仲仁之約。同席有李印泉，季菘圃，劉君寔，彭子嘉，顧選青，貝哉安諸人。未正三刻，散。

五月二十一日丙申雨 七十七八度

寫恪成訊寄天津，告以太湖流域建閘防災，請撥庚賠，與外交部接洽情形。寫金鞏伯訊，託單東笙轉函，意與致恪成略同。

五月二十二日丁酉晴 七十七至八十三度

去年亦韓弟<sup>54)</sup>第二十週年，紫君姪請撰文紀，以江浙兵禍閣置，茲特補為之。陸思明來，為龔母捐助保嬰局五百元，呈臬請獎，附鈔行狀。余略加潤飾付之。

五月二十三日戊戌陰半晴 七十八至八十一度

巳刻，詣寶積寺吊秦佩鶴先生之喪。余輓以聯，云，清望重儒林，歲朝猶咏梅花句。靈光頹魯殿，海上驚傳薤露歌。按，秦氏哀啓，述佩老歲朝詩中，有梅花影補畫屏新句，故上聯云然。

五月二十四日己亥陰半晴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巳刻，到局。午初，詣吳伯淵家賀喜其長孫迎娶也。旋赴牙医王舜卿修補損齒。

五月二十五日庚子晴半陰 八十二至八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酉刻，陳惠農來，言奉浙兩方，備戰甚急，形勢險惡。其禍根為在松江四縣政權為浙所攘，屢索不歸。今滬上已有請兩方撤防者，然此事不解決，遑論撤防。惠農去後，余即写飲廉訊，請其密商浙孫為弭兵之計。

五月二十六日辛丑晴雨陰 八十一二度

巳刻，答訪惠農，未值。至牙医處，察視損齒，即返。申刻，写滌珊訊，并坵慕莊庠長訊，為催詢湖局經費作何支撥事。

五月二十七日壬寅陰雨 七十九至八十一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写鄭省長訊，問索還松江經過情形。申刻，單束筮來，談三刻而去。

五月二十八日癸卯陰半晴 七十八至八十一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修正論文一篇，題曰「軍人誤解服從之糾正」<sup>55)</sup>。余在江蘇善後會議席上有此一段論議，旋筆紀而整理之。未以示人。今松滬間又有戰謠，爰潤飾而付印露布。區區苦心，亦冀減免兵禍云爾。

五月二十九日甲辰微晴陰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巳刻，金伯荃來，將赴淮陰應晉民渠長之招。留午膳而去。作論文一篇，題曰「解中國不安之讖」<sup>56)</sup>。以近人書札末尾綴請安字樣，多喜改安為綏，實屬不通。國內不安，此其讖坎。故作此以解之。

五月三十日乙巳雨晴 八十至八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初，訪束筮。旋詣牙医審視損齒而歸。



六月初一日丙午陰雨 八十一至八十六度

巳刻，答候李印泉所居，在葑門內，饒有花木之勝。近從河南運回漢磚多件，雕刻五銖錢，精工絕倫，洵至寶也。旋到局。午正，返寓。

六月初二日丁未雨晴 八十至八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撰「太湖流域農田水利略序」<sup>57)</sup>，應龔君允文之請也。

【大暑】六月初三日戊申陰半晴 八十二至八十七度

巳刻，詣牙醫鑲齒。旋到局。午正，返寓。

六月初四日己酉雨晴 八十至八十四度

午刻，赴李印泉網師園之約。是園為清初宋魯儒廉訪宗元所建。不及三十年即荒廢。太倉瞿氏遠村得之，重加增葺。同治中，婦李廉訪鴻裔<sup>58)</sup>，易名曰蘇東隣，以地在滄浪亭之東也。近又婦張今坡<sup>59)</sup>之子師黃，仍名網師小築。按，當時有巷名王思，宋氏以網師顏其園。蓋託於漁隱之義，亦取巷名，音相似也。同席有仲仁，仲深，經耜，強齋，哉安，子義諸君。未正三刻，散。

六月初五日庚戌晴 八十一至八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

六月初六日辛亥晴夜雷大雨 八十二至八十七度

婦震川<sup>60)</sup>謂，太湖入海之道，獨有一路，吳淞江是也。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為民所占，所以松江日隘。昔人則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海口遂至湮塞，豈非治水之過坎。按，此說洞明治水之利害。宋元以來，絕無具此卓識者，所以愈治而愈壞也。

六月初七日壬子陰半晴 八十二至八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章君疇以『参与万国童子軍大会報告』一冊<sup>61)</sup>見贈。按，中国童子軍参与万国童子軍大会，此為第一次。集会地点在丹麥，欧洲一小国也。君疇係童子軍教練員，照料童子軍赴丹。此報告從日

記中摘出云。

六月初八日癸丑晴 八十二至八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

六月初九日甲寅晴 八十一至八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申刻，訪陸幹卿於福水倉橋所居，有園林之勝。幹老今年六十有八，舍廣西而來，作吳下寓。公蓋視此為樂土也。

六月初十日乙卯晴 八十一至八十七度  
午正，赴陸幹卿之約。同席有張仲仁，費仲深，彭子嘉，錢強齋，貝哉安，劉北禾，劉伯中諸君。申刻，散歸。

六月十一日丙辰晴 八十二至八十七度  
巳刻，到局。伯恒會辦自杭州來，以受孫馨遠督辦之委託，任國憲起草委員，即日北上，過此作半日勾留。午正，返寓。酉刻，出城，訪伯恒於蘇州飯店。旋同詣鐵路飯店晚餐，並約勳閣，松岑，賓秋，駢齋，帖華作陪。亥初，散。

【陽歷八月一日】六月十二日丁巳晴 八十二至八十八度  
巳刻，宋績成，錢梓楚，馮心支來寓。為何小圃說項，冀在淞滬市區督辦處任事也。旋詣蘇州圖書館，參觀正式開館，攝影而散。

六月十三日戊午晴半陰 八十三至八十九度  
先考九十冥壽，內子手書『金剛經』一卷。祭畢，焚化。未刻，約子修，垂虞，社臣，孫濂，以餼餘餉之。

六月十四日己未晴半陰 八十三至八十八度  
巳刻，王君宜來，謂江蘇銀行潘季孺行長辭職。渠願承其乏，請薦之省長。旋到局。午正，返寓。寫鄭鳴之訊，告以奉軍到崇明，稽查煙賭，恐擾地方，請商邢司令<sup>62)</sup>撤回。酉刻，仲仁來，亦為君宜說項也。

六月十五日庚申晴半陰 八十三至八十九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写扇面五頁。平日憚於酬應，亦無習字功夫，偶然為之，生澁拙劣，殊不称意。

六月十六日辛酉陰雨 八十三至八十九度

巳刻，訪吳方臣，詢裁釐加稅事。旋到局。午正，返寓。題余水臣福壽齋紀恩尺頁古風一章，云，君不見，余氏夫婦遇絕奇，為課繡工來京師，繡法能以画法參，夫也指点婦從之，是歲欣逢慈聖壽，八幅錦屏獻我后，天顏有喜寵賚多，小臣幸沐主恩厚。又不聞，勸業成會羅百珍，義后繡象品最神，歐美士女競誇獎，似此一藝之微，中国大有人。

六月十七日壬戌陰微晴晚雨 八十二至八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沈夢蘭『五省溝洫圖說』<sup>63)</sup>，係嘉慶初年作，其時陝甘為一省，今則直魯晉豫，合之陝甘，為六省矣。沈氏主張北方治溝洫極是。惟謂溝洫之利，一在旱潦有備，二在淤泥肥田，墾确悉成膏腴。按之，事實恐不尽然。夫旱潦有備兼蓄洩而言種稻之區宜之。否則祇為除水害而已。淤泥肥田，偶然行之，則可。不能視為久遠之利。昔人謂，通河引灌，雖極卑窪之地，一過而平，再過而高，不出數年，且深谷為陵。是引水為害矣。何利之有。太史公「【河】渠書」極言渠之大為河害。班氏作志，易河渠為溝洫。程氏瑤田謂，名不得其正。余謂，班氏實見渠之為河害，而隱然有復古之思焉。蓋通渠灌田，乃溝洫廢壞以後之方法。既治溝洫矣，凡地形高阜之處，川澮水盈，可以洩放入河。若低窪之處，設遇淫雨，則溝洫川澮，皆水櫃也，不至為害於田。觀此而知，溝洫河渠，截然兩事。沈氏混而一之，誤孰甚焉。

六月十八日癸亥陰雷雨 八十二至八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写鈕惕生訊。

【立秋】六月十九日【甲子】陰半晴 八十二至八十四度

巳刻，到局。吳方臣來，談籌備裁厘加稅事。旋訪李敏齋，未值。即返寓。

六月二十日【乙丑】晴半陰晚小雨 八十一至八十六度

巳刻，穎芝，敏齋先後來。午刻，借鶴園請客。李印泉，田紹白，吳方臣，李敏齋，單東笙，彭子嘉，程星恒，金積餘，龐蘅裳均到。申初，散。

六月二十一日丙寅晴半陰 八十一至八十八度

李覺吾來，為崇明葛知事託向水警庁商購鎗械事。旋到局。午正，返寓。申刻，公度自南京來，以久候不得差，窘極，屬向當道說項云。

六月二十二日丁卯晴半陰 八十四至八十九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撰「漢書溝洫志書後」一篇，略謂，廢溝洫而闢河渠，為中夏田制一大改革。二千年来水旱災荒之為患，皆由於此。今日井田即不可復，而溝洫之法，未嘗不可師而用之<sup>64</sup>。

六月二十三日戊辰陰雨 八十四五度

巳刻，到局。接全國水利局寄余『導淮計畫圖說』兩冊，並函徵意見答復。

六月二十四日<sup>65</sup>己巳晴半陰 八十二至八十五度

寫鄭鳴之信，為張嗜蓮介紹晉謁備詢山右民政。又寫王慕莊信，為袁則先維持稅差事。

六月二十五日庚午晴 八十三至八十九度

午車赴滬，寓東方旅社。雲岑來，邀余至倚虹樓晚餐。拙存以其尊人勤肅公行狀墓誌銘<sup>66</sup>見贈。

六月二十六日辛未晴 八十至八十八度

瞿季剛來，以其高祖六皆先生遺照屬題。午刻，上朝陽船。申刻，返堡西農隱廬。

六月二十七日壬申晴 七十九至八十三度

題龔氏四代同堂圖，云，堡西大族渤海龔，樸亭長者氣概雄，繼起象賢王之君，采芹先後入龔宮，偉抱足當干城選，溫顏若有儒者風，問年幾何猶矯矯，七十有五人倫表，有子有孫有曾孫，四代同堂一時少，幸託靈椿茁

蔭深，欲承膝下綵衣繞，自是君家通德門，耕誦兼資裕後昆，既攻詩書知務本，亦有田疇能救貧，世上縱然【未止】乱未，門內自有無限春，吁嗟人生如移晷，骨肉团聚天緣爾，父慈子孝世相承，恍似家在桃源裏，我展斯園肅然敬，願祝君家多福從此始【甲寅旧作，補紀於此】。

六月二十八日癸酉陰雨 七十九八十度

赴大椿鎮，吊沈菊儕夫人之喪，並為題主。未刻，帶雨歸，約相距二十里。

六月二十九日甲戌晴雨陰 七十九至八十一度

鏡平來，略坐即去。謂，下月擬携眷北上云。

七月初一日乙亥陰晚小雨 七十九至八十一度

詣北堡，吊沈也莊之喪，輓以聯，云，正命得全婦，與魯聖人同歲，貽謀唯尚志，有古君子遺風。未刻，至南堡。晤穀人而歸。

七月初二日丙子晴小雨陰 七十九至八十三度

求己小学行開校礼。余親致訓詞。學生到者六十餘人，約十之七。余覺校舍不敷用，今冬必須添建六間。

七月初三日丁丑晴 七十九至八十四度

寫松岑訊，以溝洫救荒，召集會議，請內務部提閣議屬擬咨稿。

七月初四日戊寅雨陰晴 七十九至八十六度

題竹裏煎茶圖，有序，邑中大姓黃氏最著。與吾家世為婚姻，朱陳之好，不是過也。伯鈞兄與【余從】弟壽民，為兒女親家，日者捧其先德補陔公小影徵題。余敬仰一過，審為四十年前所見，公之狀貌如是。公年與先君相若，生前時相過從，余間或侍坐，故言論丰采，雖歷久，猶髣髴焉。此小影為公中年時，樊子雲先生手筆，邑中名畫師也。其補景則先生哲嗣少雲為之，名竹裏煎茶圖。清疎瀟灑，絕無塵俗氣，與公長夏觀書，優游自得之態，適相稱云。乃為之贊，曰，聖公之貌何儼然，妙手能借毫素傳。廣額豐頤美髮眉，想像當在知命年。憶我少壯常過從，言動舉止如目前。流光易逝公作古，攬鏡我亦雪滿顛。公家門望瀛海貴，累世姻好秦晉聯。

詩書共仰先德貴，堂構尤賴後起賢。我展此囟增歎息，丹青顯得老樊力。  
竹裏煎茶補景幽，樊子亦復有精識。我願公之子孫永宝此囟，什襲歲長，  
与天地無終極。午後，進城。

七月初五日己卯小雨晴 八十至八十四度

葛崑長，臧警佐<sup>67)</sup> 先後來。臧字吉雲，江都人。

【処暑】七月初六日庚辰晴 七十九至八十四度

題孫子鈞先生道服遺象贊，公年十五舉茂才。我方八歲識未開。我年十六  
初應試，公賦鹿鳴已奪魁。男兒既抱功名願，遲速利鈍費疑猜。十五年如  
駒過隙，我忝甲科先通籍（庚寅，余年三十一以主事簽分戶部）。畿南主  
講未了緣，稽公兩載經師席（公於庚寅春官報罷，仍赴肅寧主講，前後凡  
十餘年）。出身已屆強仕年，觀政始展摩天翮（壬辰，公以主事簽分吏部）。  
從此分班各趨曹，暇或杯酒時相邀。養生夙騰和緩譽，同志咸慶氛沴消。  
中更變亂国事非，憂時太息意忉忉。我以進秩易兩署（辛丑，余補外務部  
員外郎。癸卯，与公同以御史記名，旋調商部參議，逾年轉右丞），倏又  
左遷挂冠去（丙午六月，余奉簡直隸臬司，未赴任，請開缺）。公入台省  
為諫官，孤忠屢上萬言疏。度支監理再起我（己酉，余奉簡監理浙江財政，  
駐杭州），与公南北不同處。革命風波騫地生，幼主遜位国体更。權奸貪  
詐不自量，帝制重見開戰爭，禍及吾民莫訴苦，勢成藩鎮好弄兵。公置理  
亂不復問，道服改裝解任運。有子皇華万里行，歸來養親知本分。世上雖  
亂門內安，桃源可擬夫何愠。六十有三館舍捐，如公德器合成仙。因循我  
媿百無就，攬鏡自驚雪滿顛。斯民昏墊誰与解，飢溺室懷濟巨川。念我旧  
好今安在，瞻公遺象一泫然。未刻，答候葛崑長。申刻，詣万安倉，為張  
表姪秉鈞授室，借此行礼。余作証婚人。酉初，散。

七月初七日辛巳晴 七十九至八十四度

寫鄭省長訊，為袁則先說項。又写俞涵青訊，詢山右河渠情形。

七月初八日壬午晴 八十至八十五度

午刻，借冠生弟処請客。葛崑長，臧警佐，施立先，錢鏡平，黃伯鈞，馮  
耀香，孫宇晴，蘇靖民均到。

七月初九日癸未晴陰 八十至八十五度

午刻，詣第一高小学校，心臧施兩警佐<sup>68)</sup>之約。未正，散。象埒為其太夫人龔七旬壽，南旋。余祝以聯，云，槐蔭延厘堂上，金萱長不老。萊衣舞綵庭前，玉樹幾排行。

七月初十日甲申晴雨陰 八十一至八十八度

返堡西。寫家書寄蘇。

七月十一日乙酉晴雨 八十二至八十九度

繼生，澧臣先後來。龔元玠書「漢書溝洫志後」，見「涵芬樓古今文鈔」，論溝洫多謬誤，因作「駁議」一篇，附錄龔文<sup>69)</sup>，寄蘇付印，並致松岑。

七月十二日丙戌陰微晴夜小雨 七十八至八十度

撰施君鶴誄詞，云，嗚呼君鶴，為先兄之東床，結褵未久，長女之亡，季女繼之。孰謂因緣之不良，既席豐而履厚，宜肯構而肯堂。奈何年甫四旬有四，而遽返僊鄉。嗚呼君鶴，命耶，數耶。我將扣諸彼蒼。

七月十三日丁亥小雨陰 七十七八度

寫晉民訊，詢前任趙藁裳，在淮安規畫溝洫，是否足為旱潦之備。

【陽歷九月一日】七月十四日戊子晴 七十五至七十九度

作「秦隰滕氏重修宗譜序」<sup>70)</sup>。瞿賓九來，贈余『翁文恭公日記』<sup>71)</sup>一部。

七月十五日己丑晴半陰 七十五至七十九度

瞿季剛以其高祖六皆公歲朝遺像屬題。因作古風一章。

七月十六日庚寅晴 七十四至八十度

吳体仁為其先德念勤先生徵題象贊，作詩應之，云，吾邑著姓延陵吳，念勤先生素業儒。顛蒙何以愈其愚，熱衷教育能忘劬。獨智欲將衆惑祛，有似霧中指迷途。共和幸福胡為乎，國民道德毀無餘。先生觀之長歎吁，人心風俗大可虞。救正有願仗佞書，惟期懺悔免淪胥。先生縱然歸太虛，遺緒續承付諸孤。十載流光過隙駒，永永先生有令譽。

七月十七日辛卯晴 七十八至八十一度

寫子嘉會辦訊，謂楊督<sup>72)</sup>不日蒞寧，賀電措詞宜斟酌，勿用空泛恭維語，須加以警策，不背同人主張廢督之初心。

七月十八日壬辰雨陰大風 七十七至七十九度

蔡引清，唐鑑丞先後來。留鑑丞午膳而去。

七月十九日癸巳雨大風 七十六七度

紀松浦翹美術圖書館於滬上垂二十年，鐫刻之精，為通人所共賞。頃以搜集既富，挾較精者刊留印譜，以供同好。書來索題，爰寫數言寄之。

七月二十日甲午晴 七十四至七十八度

達章孫病，熱度甚高。請楊乃治先生診治。刻已向愈。童年不知衛生，飢飽冷煖，忽不留心。大率食則過飽為患，衣則過薄為患。一有餘，一不足，皆失也。

【白露】七月二十一日乙未晴 七十三至八十一度

辰初，詣楊医生道謝。旋上船。午正，抵滬。寓東方旅社。申刻，晤馮夢老，交勸募川省旱災振款參百元。又訪周肇甫略談。

七月二十二日丙申晴 七十七至八十一度

巳刻，訪許秋颿。未刻，楊覲侯來。晚，約覲侯詣功德林素餐。戌正，散。

七月二十三日丁酉晴 七十九至八十二度

湖田局成立後，有人反對甚力。因作「湖田積疑」<sup>73)</sup>一篇，使局外人不為反對之言所惑。酉刻，赴季剛一枝香之約。劉屏孫，蔡翔如，黃秀齋，稚卿，陸燕侯均在座。戌正，散。雲岑來，以「湖田積疑」託其油印宣布。

七月二十四日戊戌晴 八十至八十四度

巳正，交涉使公署交際科科長楊筱堂【念祖直隸邢台人】來，余約之同訪浚浦局工程師，告以太湖流域，水從黃浦入海，其上游通揚子江各口，均受江潮之淤。宜仿古人節制湖流之意，一律建築閘座。工程師英人謂，未



經研究，不能置答。以浚浦局所印「黃浦上下游地圖」兩幅見贈。屬將設開情形詳注函內，送伊攷核，約談一小時而別。午後，訪拙存，勝之。酉刻，赴秀齋，稚卿消閑別墅之約，座客仍昨夜諸人。戌正，散。

七月二十五日己亥小雨陰 七十五至八十三度

午初，雲岑來送行，旋上車。未正四十分，抵蘇站，即返寓。酉初，勳開來。

七月二十六日庚子陰雨 七十三四度

請政府召集救荒會議，由內務，農商兩部會同，提出閣議，通過從事組織。此項咨文，屬松岑辦妥。余又添數語。略謂，各省水旱災荒，頻年不絕，而今歲為尤甚。救荒必須標本兼顧。治標則拯濟於目前，已不勝焦頭爛額之痛。治本則綢繆於未雨，猶不失為曲突徙薪之謀。除咨內務，農商兩部，全國水利局外，並通咨各省省長徵求同意。此會可稱溝洫救國，革除商鞅暴政，所以翻二千年前之舊案也。

七月二十七日辛丑雨 七十一二度

子嘉來，旋到局。午初，詣金鎮守使祝壽。又至湖田局，晤孟樸，即返寓。酉刻，孟樸來。

七月二十八日壬寅雨 七十七十一度

巳刻，晉民來，言淮陰匪多，民困辦事種種為難。已向省長面請辭職蒙許，量為移調云。即辭，赴寧。靜候，余到局。午正，返寓。

七月二十九日癸卯小雨陰 七十至七十三度

巳刻，趙澈懷來。旋到局。午正，返寓。酉刻，赴湖田局孟樸，子嘉之約。到客有金先五鎮守使，張仲仁，費仲深，錢強齋，貝哉安，季小松，潘子義，子起諸君。亥初，散。

七月三十日甲辰晴 七十一至七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正，詣祇園。張叔美之兄仲武冥壽，在此誦經設奠，因往行礼，留素齋。旋訪羅毅卿，即返。作「震沢下游古代並無三江辨」<sup>74)</sup>。

八月初一日乙巳晴半陰 六十九至七十三度

巳刻，包叔琴來。旋到局。午正，返寓。寫渭漁，味辛叔姪訊。

八月初二日丙午晴 七十一至七十五度

詣海紅坊潘濟老座次行禮。蓋去世已一週年矣。旋到局。午正，返寓。寫束筮，恪成訊。報載，中華民國拒毒會接美國華盛頓省西雅圖國際拒毒會常備委員奈曼發女士來函，云，貴國受鴉片之毒害，為世界各國之冠。應向各國政府要求限制鴉片之出產至科學與醫藥用度。苟各國不肯遵行，則中國將與之斷絕一切商業上關係。目下各國無不欲求在中國經營商業，則此要求，彼等未有不承認者。今欲將各國僑民逐出中國境外，固為難事，然欲改變對華政策，則似非甚難。苟各國盡受中國之抵制，勢必不能多種鴉片以製造嗎啡。現下各國人面獸心之奸徒，千百成群，紛集鴉片出產之區域，購買巨量鴉片，製造嗎啡，以流入中國。故欲中國肅清毒物，殊屬難事。今中國雖在水深火熱之中，然若努力奮鬥，必可成功。總之，今日國外鴉片若禁絕，欲肅清中國國內煙苗者，非難事也。同人願與諸君共同努力，援救中國脫離鴉片毒害，使人道公理得以昌明云云。奈曼發女士能為此言，我甚敬佩之。惟鴉片流毒於中國，實由中國人不知自愛有以致之。聞女士言，能無滋媿乎。

八月初三日丁未晴 七十一至七十五度

巳刻，乘汽油船至石湖，旋過溪上，出白洋灣，入瓜涇港，沿途菱蘆彌望。進瓜涇橋，登分水墩視督。石匠正在運料修砌。申刻，繞行尹山湖，獨墅湖，黃天蕩，而返。

八月初四日戊申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撰「湖田積疑」第二篇。

八月初五日己酉陰 七十四至七十七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大椿鎮黃趣漁去世，輓以聯，云，耆宿之亡，里黨知交咸太息。幽靈足慰，君家後起正多才。又輓吳江盛沢王鏡泉【旅崇醫生王顯夫<sup>75</sup>之父，臨安諸生。精於岐黃】，云，海內群推醫國手，臨安名重老諸生。又輓何元章【何豐林茂如之弟】，云，從軍早遂平生願，

卹典宜彰歿後名。

【秋分】八月初六日庚戌陰微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秋節祀 先。申刻，詣貝哉安家，祝冥壽。此為世俗通行者，要亦子孫不死其親之意，未可厚非也。

八月初七日辛亥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巳刻，勳閣來，欲辭兼職。余慰留之。旋到局。午正，返寓。接渭漁訊，附寄津浦京奉通行車免票七張。

八月初八日壬子晴 七十三至七十八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復渭漁訊。

八月初九日癸丑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巳刻，到局。晤子嘉，述在寧與鳴之省長接洽情形，並言楊督主張和平，不至與浙孫開衅。午正，返寓。申刻，張嗜蓮，貝哉安先後來。北京全國鐵路協會寄『交通救國論』一冊，係葉譽虎恭綽所撰，民國十一年出版者<sup>76)</sup>。

八月初十日甲寅晴 七十四至七十八度

寫鄭省長訊。又寫張滌珊訊。

八月十一日乙卯晴 七十四至七十八度

巳刻，到局。午刻，詣吳縣議事會公宴之約，賓主共六十餘人。申刻，訪李印泉，羅毅卿，即返。

八月十二日丙辰晴 七十一至七十七度

巳刻，毅卿來。旋到局。午正，返寓。申刻，勳閣來。寫張齋老訊，告以節【情派】人赴鹽蠶【墾】參觀溝洫制，請屬宋達菴引導。

八月十三日丁巳晴 七十一至七十八度

巳刻，到局。嚴俊叔，李鷺賓先後來。午正，返寓。寫覲侯，滌珊訊。

【陽歷十月一日】八月十四日戊午晴陰小雨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上海南洋大学教授吳玉麟，教員魏旭東，持校長凌竹銘<sup>77</sup>函來，因新建體育館工費不足，屬為分任統募，凌君并擬緩日自行來蘇接洽云。

八月十五日己未晴夜月明 七十一至七十五度

王景石來。撰「無錫周舜卿墓表」。先生姓周氏，諱廷弼，字舜卿，晚号耐菴。其先為宋道国元公六世孫，制置安撫使，諱応高，由道州遷錫，遂著籍焉。先生年十六，奉父命隨【族叔】曉亭~~族叔~~習商於滬。日則在肆，兢兢執弟子礼。夜則就外傳，攻英文。如是者三年，學識猛進，中外商界争相延攬，先生皆却之。蓋年甫弱冠，而志在自立，不輕率以小就也。於是在滬創設昇昌鉄号，不數年信用大著，並設外埠分号多處，營業蒸蒸日上。光緒癸卯，柄国者鑑於海通以來，華人商力漁散，不足与外商競，特設商部，宣上德而通下情，冀有以鼓勵振興之。清穆備員參議，於一切開創規制，咸得与聞。次年甲寅，奉命出京攷察商務。時上海總商會甫成立，別有集會研究商學者數十人，先生亦會員之一。相見甚歡，旋乘繭汎赴錫，轉至揚名鄉，參觀周新鎮市塵糸廠等處，皆先生獨贊經營者。清穆拳蘇境商況達於部，奏保先生為商部三等顧問官，並以双月候選道員，特蒙賞加二品頂戴，異數也。先生感特達之知，力圖報稱，条陳中外商情，利弊得失，語多中肯。某公司与洋商齟齬，奉部委捩理交涉，糾紛始解。枢府上聞，奉命以四品京堂候補。宣統紀元，籌備憲政，任資政院議員。辛亥政變，海內鼎沸，商業頗受損失，而先生處之泰然。生平尽力於社会事業甚多，無錫商會，農會，養老院，私立高小初中各學校，上海錫金公所，鉄業公所，其尤著者也。若遇救災拯荒，必慨輸巨金不少吝。夫漢唐以來，士大夫鄙夷商賈，視為賤業。而身居闡闡者，亦復孳孳以營利為心，罔知道義之可貴。中国商務之不振，實由於此。清季国事日非，而独能注重商政，先生抱忠信之質，具幹濟之才，雍容揖讓於公卿間，救敝扶衰，多所建白。迄於今商界人才蔚起，国家大政，商會得參預焉。是皆廿年前，發揚振厲，先生有以開其先也。烏乎偉已。先生以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遺命葬於揚名鄉二十五都一岡木字圩新阡正穴。其昭位則元配王夫人之兆，穆位則繼配費夫人生壙。今先生哲嗣承基，承恩，承錫，建築饗堂，墓道落成，乞為碑記。清穆既略誌之，乃更表其墓曰，錫山蘊秀兮，具区鍾靈。英豪崛起兮，為世典型。令名不朽兮，億載千齡。

卜子孫兮昌熾，觀松柏兮常青<sup>78)</sup>。

八月十六日庚申晴 六十九至七十四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黃稚鶴寄贈凶章兩方。刻筮一柄，甚精。作書謝之。寫仲少梅縣長<sup>79)</sup>訊，請其注意崇境保坍事宜。

八月十七日辛酉小雨 七十二三度

寫滌珊，鏡平訊。

八月十八日壬戌陰小雨 六十九至七十二度

巳刻，訪仲仁，為湖局請撥庚子賠款事。范靜孫曾通知湖局埃英國賠款委員會成立時提議。因范君為幹事長，而仲老與之至稔，請其致函范君量為援助。旋到局。午正，返寓。

八月十九日癸亥晴 六十九至七十三度

巳刻，到局。仲仁來，交致范靜孫函。惠農來，為調停反對湖田事。鄭省長已委惠農為湖田局會辦云。周佩宜來，現為官產處會辦，松岑稱其長於理財，蓋前曾清理上海官產，頗著成績也。午正，返寓。

八月二十日甲子陰 六十九至七十三度

巳刻，到局。午刻，答候惠農。旋返寓。寫鳴之省長訊，謝招呼【津】浦車留座，並為周佩宜說項。

八月二十一日乙丑晴 六十九至七十九度

乘早班快車赴寧，內子同行。申正，抵下閩，寓花園飯店。酉刻，進城。晤鳴之省長，平仲序長。又訪錫丞。戌刻，訪楊麟帥。鳴之亦在座。楊督人極英爽，論事多透關。談五刻而別。即回飯店。

【寒露】八月二十二日丙寅晴 六十八至八十四度

辰初，渡江上津浦車。滌珊，晉民，觀侯，薛門，搏九均來送。八點五十分開行。經過皖北及蘇之徐州利國驛，入東境，已薄暮矣。

八月二十三日丁卯晴 五十八至八十三度

車過天津，南北見低田尚有積水未消，如果用溝洫制規畫，並於田之四周加築適當圩岸，則農作斷不至歉收。未刻，抵東車站。同鄉來迎接者甚多。旋乘渭漁汽車，至味辛處。味辛為余收拾書房兩間，作下榻憩息之所。內子住西廂房。

八月二十四日戊辰晴 六十五至七十二度

上午，同鄉來問候者甚多。午刻，象埜送酒席，並招同鄉數人作陪。未刻，散。吳采人，張子明，徐燕庭同游故宮，入神武門至西部各宮殿，繞至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經後花園而出。又至北海，漪瀾堂前用茶點。酉刻，赴渭漁之約，在座皆同鄉。戌正，散。

八月二十五日己巳晴 六十六至七十一度

巳刻，訪莊思老，告以南中近況。楊督欲開米禁，此事須加討論。如果米價騰貴，將何法以調劑之。午後，寫鄭鳴之訊，告以粳米產地，均在太湖流域。如吳縣，吳江，常熟，崑山，松江，金山，青浦，武進，無錫，宜興，江陰等十一縣，略可指數。稷稻收穫，都在九月下旬。目下宜遴派委員十一人，分赴各該縣，調查粳米出產概數，一面會同商會放價訂購，先給縣公署蓋印，憑單假定能訂購五十萬石，先運銷二十萬石，其餘三十萬石，應體察米市情形，再定辦法。申刻，訪貫微，又至張叔美處，未值。張寓後身，即牛排子胡同，志兩民家，因往視之，悉械仲芄前年病故無後，以叔蔭之子兼祧。家世蕭條，不勝今昔之感。酉刻，赴蔡季陶之約。王幹丞，單束笙，暨渭漁，味辛，燕庭，醉石諸同鄉。戌正，散。

八月二十六日庚午晴 六十七至七十一度

上午拜客，晤胡君猷，廖綬青。申刻，訪顏駿人，談甚久。昨經貫微先與約定也。

八月二十七日辛未晴 六十七至七十二度

王繭廬，錢鏡平，馮歷甫，郭岷瀾先後來，談甚久。未刻，恪成來，約余宴會，告以有大同之行，且緩之。

八月二十八日壬申晴 六十六至七十一度

卯初，起身。辰初，至西直門車站。辰正一刻，上京綏車。巳正，抵南口。申初，至張家口。廖星石，施漢岑及鈞姪均在車站照料，寓華賓旅館。星石導視清河鐵橋，尚未完工。此橋長五百餘尺，視旧橋加闊過半，上年水災即為橋窄水壅所致。又觀新開東渠，至市政籌備處小憩。又觀上堡公園，甫經創建，一切未備。酉刻，至榮芳菜館西餐，漢岑為東道主。戌刻，散。

八月二十九日癸酉晴 六十至七十一度

曹仲弦來，吟秋之子，服務於京綏路六年矣。午刻，星石約至萬福春便飯，飯罷，余偕漢岑步入萬全城內，鼓樓下轉回。申初，上車。戌初，抵大同。涵青來迎，至臬公署下榻。

八月三十日甲戌晴 五十八至六十四度

午刻，涵青設筵餉余。同席有陳嗣萊【柏青，紹興人，京綏路警務員】，王采澄【藻虞，山西廣靈人，省委清理大同田賦】，吳燮齋【樹蕩，浙江嵯峴人，大同承政員】，董幼賓【之瀾，直隸滄州人，大同主計員】，張耀庭【馥英，山西禹都人】，賈仲芳【桂馥，太谷人，均承審員】，趙正甫【沂中，五台人，視學員】，悟千姪【毓鈞】。申刻，詣平【上】華嚴寺瞻仰殿基，高約二丈。又視和陽街九龍照壁，明代王府所建。【方坦「九龍壁歌」云，琉璃照壁盤九龍，之而恍惚騰雲中，伝自前明代王府，規模直似皇居崇，運斤既極大匠巧，陶埴更廢官窯工，殿閣已使劫灰燼，空餘此壁前街東<sup>80)</sup>。】

## 註

- 1) 清・包世臣『安吳四種』。『中衢一勺』『藝舟双楫』『管情三義』『齊民四術』からなる。
- 2) 『論語』学而。
- 3) 『尚書』仲虺之誥。
- 4) 『易教』大畜。
- 5) 『論語』郷党。
- 6) 清・包世臣『藝舟双楫』論文四・張童子伝。
- 7) 張宗昌(1881-1932)字は效坤。山東省掖県の人。1925年、蘇皖剿匪司令。後、山東軍務督辦、山東省省長、直魯聯軍總司令。1928年下野、

- 日本に亡命。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石家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819頁。
- 8) 甲子五月二十二日を参照。
  - 9) 孟森（1868-1938）字は心史，蕘孫と号す。江蘇省武進県の人。日本の法政大学に学ぶ。帰国後，『東方雑誌』編輯，江蘇省諮議局議員。民国以後，衆議院議員，江蘇省民政庁秘書主任，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954頁。
  - 10) 項克仁（1872-1932）字は恵卿。江蘇省太倉の人。上海で振華紗廠，滬太長途汽車公司等を經營。上海紗業公会会長を務める。太倉県志編纂委員会編『太倉県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888頁。
  - 11) 葛士傑。安徽省涇県の人。1925年3月から9月まで崇明県知事を務める。王清穆主修，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県志輯10），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初版1930年），附編卷一。
  - 12) 陳陶遺（1881?-1946）名は瑤，公瑤。字は道一，劍虹。道公，道遺，陶遺，陶怡と号す。江蘇省金山県の人。早稲田大学に留学，『醒獅』を刊行。光復会に加入，中国同盟会江蘇支部長。两江総督端方暗殺を試み失敗，入獄。辛亥革命に際し，各省都督府代表連合会江蘇代表，臨時參議院議員。後，黒龍江で東井墾植公司を經營。1925年，江蘇省長。陳玉堂編著『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702-703頁。
  - 13) 金寿良。字は憲五。北京の人。満洲人。軍人。張宗昌の下，1926年に直魯聯軍を組織。馮玉祥と戦う。1927年，山東軍務督辦公署參謀長。翌年下野。『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882頁。
  - 14) 感は27日。
  - 15) 李維源。字は松圃。広東省梅県の人。1925年，江蘇省蘇常道尹。劉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国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293頁。
  - 16) 言敦源（1869-1932）字は養田，仲遠。江蘇省常熟県の人。清末，袁世凱の下で各地の地方総兵官・練軍統領，保定軍械局総辦，德州製造局総辦などを務める。1912年，内務部次長。1915年，參政院參政。『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710頁。
  - 17) 于宝軒（1875-?）字は子昂，志昂。江蘇省江都県の人。監生。日本に留学。巡警部警法司主事，民政部警政主事などを歴任。1912年，内務部警政司科長。1914年，内務部民治司司長。1916年，參議院議員。1917年，内務部次長。1919年，辞職。1938年，維新政府交通部次長。



- 『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35頁。
- 18) 『古今図書集成』一万巻。
  - 19) 『武英殿聚珍版』。
  - 20) 唐受祺(1841-1924)江蘇省太倉の人。字は若欽, 蘭客と号す。唐文治の父。『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 1073頁。
  - 21) 施傑。字は丹甫。1921-1924年, 崇明県商会会長を務める。『崇明県志稿』巻五, 上海市地方史辦公室, 上海市崇明県檔案局編『上海府県旧志叢書——崇明県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2235頁。
  - 22) 宋・沈括『夢溪筆談』巻二十六。
  - 23) 明・陸深『金台紀聞』巻一。
  - 24) 王清穆の外甥婿が陸雲舫, 陸雲舫の館甥が陳亜雄。「陸雲舫甥婿五句晋二双慶贈言」王清穆, 崔龍編『農隱廬文鈔』(近代中国史料叢刊統編第40輯395・39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7年(初版1939年), 巻四。
  - 25) 『孟子』尽心下。
  - 26) 「崇明自治必先保甲説」『農隱廬文鈔』巻二。
  - 27) 冷橘(1882-1959)字は禦秋。江蘇省丹徒の人。1906年, 中国同盟会加入。1908年, 岳王会蜂起に参加, 失敗して入獄。辛亥革命後, 江蘇陸軍第三師師長。二次革命に参加, 日本に亡命。李根源らと欧事研究会を組織。1917年, 護法軍政府代理内政部長。1925年, 江蘇省水陸警備司令。1928年, 山東省政府民政庁長。1938年, 国民参政会参政員。1944年,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会常務委員。中国民主建国会を創設。1946年, 国民大会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 江蘇省副省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委員, 民主建国会中央執行委員会常務委員などを歴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713頁。
  - 28) 「盧永祥發起江蘇善後委員会」『申報』1925年3月27日。
  - 29) 「戒争訟説」『農隱廬文鈔』巻一。
  - 30) 鄭謙(1876-1929)字は鳴之。江蘇省溧水県の人。日本に留学, 法政大学を卒業。黒龍江政務庁庁長, 陸軍部參事, 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 江蘇省省長兼江蘇軍務督辦, 安国軍司令部秘書長, 東北保安司令部秘書長などを歴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2336-2337頁。
  - 31) 『御製七經綱領』, 江楚書局。
  - 32) 清・陸鳳藻『小知録』。
  - 33) 清・李元度『小学弦歌』。
  - 34) 清・陳作霖『金陵先正言行録』。
  - 35) 廖寿豊(1836-1901)字は穀似, 闇齋。晩年は止齋と号す。廖寿恒の兄。

- 江蘇省嘉定の人。1871年の進士。貴州按察使，浙江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浙江巡撫などを務める。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録』再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845頁。
- 36) 「論芙蓉圩之利害為周文襄訟冤」『農隱廬文鈔』卷三。
  - 37) 趙紹祖，趙繩祖同校『涇川叢書』，涇県：趙氏古墨齋，1832年。
  - 38) 鄧邦造。字は平仲。江蘇省江寧県の人。江蘇省政務庁長など。『民国職官年表』，1451頁。
  - 39) 王其康。字は慕莊。江蘇省財政庁長，山東省塩運使など。『民国職官年表』，1246頁。
  - 40) 唐文治『十三經提綱』，呉江：施氏醒園，1924年。
  - 41) 徐繼高『痔漏治療經驗記』，1925年。
  - 42) 華毓鵬。字は搏雲。1912年から1914年まで宝山塘工委員。沈佺編『民国江南水利志』（中国水利要籍叢編第5輯4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初版1922年）卷末。
  - 43) 錢汝駟『三呉水利集説』二卷。
  - 44) 漢・班固『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第九。
  - 45) 清・胡渭『禹貢錐指』。
  - 46) 清・傅沢洪『行水金鑑』卷七。
  - 47) 『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鄭玄注。
  - 48) 『論語』泰伯，朱子注。
  - 49) 尤志遠（1877-1960）賓秋と号す。呉県県学附監生。江蘇警務公所総務科科員，蘇州商務總會書記員，呉県田業銀行常務董事，太湖水利工程局秘書，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処総務科科长など。夏冰，関智英訳「蘇州新史料の発掘と活用」高田幸男，大澤肇編『新史料からみる中国現代史——口述・電子化・地方文献』東方書店，2010年，335頁。
  - 50) 李根源（1879-1965）字は雪生，根源。日本に留学。中国同盟会に加入。雲南留学生同郷会会長。振武学校，陸軍士官学校を卒業。帰国後，雲南講武学堂総辦。辛亥革命に際し，雲南省軍政部総長兼參議院議長，陸軍第二師師長。第二革命失敗後，日本に亡命。早稲田大学で政治・経済を学ぶ。1914年，欧事研究会を組織。陝西省長，駐粵滇軍総司令，粵贛湘辺軍務督辦，督辦広東海疆防務，航空署督辦，農商総長など。『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508頁。
  - 51) 清・鄭季雅『太湖備考続編』四卷。
  - 52) 清・易佩紳『仁書』二卷。
  - 53) 沈啓熙。字は緝菴。浙江省桐郷県の人。1920年4月から7月まで崇明県長。『民国江南水利志』卷末。
  - 54) 王清治（1861-1903）字は亦韓。王清穆の堂弟。「亦韓弟二十周年小紀」

- (1923年)『農隱廬文鈔』卷四。
- 55) 「軍人誤解服従之糾正」(1925年)『農隱廬文鈔』卷一。
  - 56) 「解中国不安之識」(1925年)『農隱廬文鈔』卷一。
  - 57) 「太湖流域農田水利略序」『農隱廬文鈔』卷三。
  - 58) 李鴻裔(1831-1885)四川省中江の人。字は眉生。香岩、蘇隣と号す。咸豊年間の挙人。江蘇按察使を務める。『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 449頁。
  - 59) 張錫鑾(1843-1922)字は金波, 今坡, 今頗。浙江省錢塘の人。山西巡撫, 東三省辺務大臣などを歴任。民国成立後, 奉天都督兼民政長, 奉天將軍など。1917年に引退し, 天津に居住。『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1889頁。
  - 60) 帰有光(1507-1571)字は熙甫, 震川と号す。明の散文家。江蘇省崑山の人。著に『震川先生集』など。岩波書店辞書編集部編『岩波世界人名大辞典』, 岩波書店, 2013年, 721頁。
  - 61) 章駿編輯『参与万国童子軍大会報告』,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25年。
  - 62) 邢士廉(1885-1954)字は隅生。遼寧省瀋陽の人。日本の陸軍士官学校に学ぶ。1925年, 蘇皖魯剿匪軍第二路司令。張作霖の下で北京軍警警察處處長, 北京衛戍司令などを務める。後, 満洲国に入り, 治安部大臣, 軍事部大臣など。1945年, ソ連軍に捕られる。中国に引き渡された後, 撫順戦犯管理所で病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303-304頁。
  - 63) 沈夢蘭『五省溝洫図説』一卷。
  - 64) 「漢書溝洫志書後」『農隱廬文鈔』卷三。
  - 65) 原文ママ。
  - 66) 陶葆廉等『陶勤肅公行述墓銘』。
  - 67) 臧禱。江蘇省江都県の人。1925年8月から1926年8月まで崇明県警察所一等警佐を務める。王清穆主修, 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附編卷一。
  - 68) 施棟。1924年12月より崇明県警察署二等警佐。王清穆主修, 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附編卷一。
  - 69) 「龔元玠書漢書溝洫志後駁議」[附龔氏原作]『農隱廬文鈔』卷三。
  - 70) 「秦県滕氏重修宗譜序」『農隱廬文鈔』卷四。
  - 71)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25年。
  - 72) 楊宇霆(1886-1929)字は麟閣, 隣葛と号す。奉天省法庫の人。日本の陸軍士官学校に学ぶ。後, 奉天督軍公署参謀長など。1925年, 江蘇省督辦。1926年, 安国軍参謀長。張学良に殺害される。『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2134頁。

- 73) 「湖田积疑」一～三『農隱廬文鈔』卷三。
- 74) 「震沢下游古代並無三江辨」『農隱廬文鈔』卷三。
- 75) 王顕夫(1891-1976)王達とも。字は澹龔。江蘇省呉江の人。四代にわたり医療に従事し、婦人科、内科を専門とした。1911年、上海で開業。1918年、崇明県橋鎮に招かれ、中医診療所を開く。1934年、崇明県中医公会主席、中医検定委員会主席。上海市崇明県県志編纂委員会編『崇明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12頁。
- 76) 葉恭綽『交通救国論、一名交通事業治標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 77) 凌鴻勳(1894-1981)字は竹銘。原籍は江蘇省常熟。広州に生まれる。国立南洋大学土木科を卒業。アメリカに派遣され実習を受ける。帰国後、鉄道技師として働きつつ、国立南洋大学教授、校長を務める。後、中央研究院評議員、交通部次長、国民大会代表、中国工程師学会会長などを務める。1949年以降は台湾に渡る。『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1335-1336頁。
- 78) 「周君舜卿墓表」『農隱廬文鈔』卷四。
- 79) 仲頤。江蘇省呉江の人。1925年9月から1926年7月まで崇明県知事を務める。王清穆主修、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附編卷一。
- 80) 方坦「九龍壁歌」崔中輔修、楊霖等纂『大同県志』道光十年、卷二十。